

宣傳叢書之十六

胡愛堂先生

最近之書



中國國民黨福建省黨務指導委員會宣傳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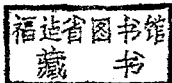
0729835

# 胡展堂先生最近言論彙刊

## 目次

1. 定都南京是爲建設強固統一之民族國家
2. 大家對於民法應有的常識
3. 對於革命應先革心的猛省
4. 什麼是訓政期中紀念勞動節的意義？
5. 最悲痛的過去一年與最嚴厲的目前自檢
6. 五四運動紀念與青年今後的自覺
7. 從總理做非常總統想到總理的人格與修養
8. 總理底精神
9. 今後雪恥的兩條道路

目次



目 次

- 10 新軍閥是今日革命的對象
- 11 怎樣去用我們底槍桿子
- 12 二中全会開會詞
- 13 革命建設是本黨今後一切工作的中心
- 14 國民政府的經過與其將來
- 15 最近破壞的情形與今後建設的計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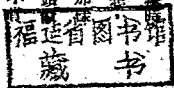
# 定都南京是爲建設強固統一的民族國家

各位同志：今天是我們建都南京的二週年紀念。定南京爲首都，本是 總理遺志。

十八年前，早有一個極明顯的事實了，就是 總理組織臨時政府在南京，同時並主張袁世凱到南京來做總統，這個主張，當時 總理曾親到所謂參議院中說明過，他以爲非定都南京不可，可惜當時參議院的人不能明瞭 總理的 policy，不肯接受他這個主張。袁世凱因緣會，雖在北京做了民國的總統，但事實上却繼續了滿洲專制的系統，代表一切封建思想官僚主義，民國的基礎，日漸崩壞，而國家乃越弄越糟！在革命的過程中說，經他們那一來，不但國民革命的初步沒有完成，就是推翻滿洲的成績也被淹沒了，一切都要從頭起，真是極可傷痛的事！若問起原由來，無非因爲大家不肯接受 總理的一切主張，不肯定都南京，也就是其中的一件大事。

普通國家的都城，只要它確能做成全圖政治的中心，在建設交通種種方面，要比其他

定都南京是爲建設強固統一的民族國家



的地方來得便利就算了；至於革命以後的新興國家，第一個條件是應該離開舊都，而重建新都。這一點在各國革命史上大率如此，很少例外的。俄國革命以後，離開聖彼得堡列寧格勒，而定都於莫斯科；土耳其革命以後，離開君士坦丁，而定都於恩格拉，是最近最顯的兩個例子。這種舍舊建新的用意；無非兩種：一乃離開帝國主義的壓迫；二乃離開官僚政客及一切舊勢力的侵襲。我們爲實現 總理的主張，奉行 總理的遺教，適應革命的需要，在前年今日，開始建都南京，全黨同志總算沒有異議，許多同情於國民革命的同胞，也都歡欣鼓舞，贊成其事，大家一定是已了解一切了。惟有些外國人，以及不同情於國民革命的人，還反對這件事；在他們之中，有些是別有用心的，有些是真不明白的。兄弟等去年在外國時，遇到許多人疑問我們：『你們既是要克復北京的，何以捨北京而定都南京呢？』我們先告訴他們爲的是從 總理遺命，其次便說到那上面的兩層理由，爲避免帝國主義的壓迫，和腐化官僚的遺毒，好重新建造新的國家，而格外表示國家的新氣象。其實南京宜爲我國國都的道理，他方面還有許多，我們對人都不及提起，常常祇提出這三點

來，無論中外，凡是有普通智識的人，一聽便已了解，便完全承認我們的改建首都都是應該的了。有些人又以爲北平有很多的建築，現在完全不要它們，不是太可惜嗎？一方面南京什麼東西都沒有，都要重新建設起來，就物質上論，也太不合算了。這種話本來是很幼稚，不值一笑的，不過既然談到各國革命後建都的情形，我們也不妨把人家對於所謂物質的觀念，索性拿來參考一下。我們如果把土耳其的新舊都城，君士坦丁和恩格拉的物質情形比較明白，我們對於南京的物質不夠，一定就不覺得是一回什麼事了。君士坦丁乃歷史上極著名的都會，拿破倫當時曾想佔領它爲地中海的海軍根據地。就物質上交通上講，土耳其一時恐怕再也造不出第二個君士坦丁來。至於恩格拉，起初人口不過三萬，現在加至七萬，但仍沒有趕上君士坦丁的十分之一；物質建設，也沒有趕上它十分之一。這是兄弟在土耳其時很留心。恩格拉已建設了六年，現在的樹木最高的不過和兄弟差不多高；在那裡坐了汽車半點鐘內可以兜轉全部四五個回復；那裡祇有一條整齊的街道而已。在這種情形之下，土耳其人仍毅然決然的定都恩格拉，並不顧慮到其他的一切，真有「筭路藍縷，以

定都南京是爲建設強固統一的民族國家

啓山林」的精神，我們現在的南京，誠然够不上說是世界上如何良好的都會，但是我們今後如果努力建設起來，最新的市政，最適宜的建築，那一樣辦不到！豈是北平那點舊房子所能比擬了就以現在的南京而論，和祇有七萬人口，祇有一條街道，樹木祇和兄弟等長的恩格拉比較，已經高明多了，各國在君士坦丁雖有富麗堂皇的使館，現在也不能不屈尊就教到恩格拉來，那麼，我們的南京雖然尙未建設成功，還愁各國的使館不搬來嗎？北平在北方，自成其爲北方文化的一個中心，不做都城又有何可惜呢？去年兄弟等到德國時，國民革命軍還沒有到北平，德人對於我們的定都，便表示十二分的同情。他們自歐戰結束，改建共和後，原也想遷都的，因爲有許多的困難，不能放棄掉他們的舊都柏林，他們很以爲憾，而對於我們的定都南京，很以爲對。他們並且明白：我們惟其能定都南京，才能底定北平，這是何等難能可貴的眼光！和這許多不願意我們統一的國家，咬定我們決計不能打到北平的心理，恰恰相反！後來事實上我們到底打到北平，有些人誤認北平有什麼魔力，究竟在那裏呢？

當我們決定建都南京時，雖然有那些人表示異議，但是我們很堅決地不聽任何勸導，全黨同志，一致的以總理生平的道志爲重，到如今一切異議才算停止；而仰戴首都，建設首都的意志，才算統一了全國；擁護中央，服從中央，的誠心，才算逐漸深厚起來。因此我們敢想到：不論大小事情，總理已經替我們決定的，都絲毫不錯；而不論大小事情，當我們實現總理遺教時，少數人的反對，暫時的阻撓，都不可避免的，我們也不必去詛咒那班反對阻撓的人，我們但堅決了我們的心，奮鬥前去好了。總理的遺教不實現，總是我們自己的罪過，總是我們自己的責任，無從推委給別人；關於建都南京的一端如此，其餘也就可以想見了。至於廢除北京，建都南京，既然爲的免除帝國主義的壓迫，和腐化官僚的侵襲，那麼對於這兩層，我們就要切實做到；不是建了新都以後，就忘記了這兩層的。要做到這兩層，也不單單對首都換個地方就會完全有效；如果我們住在新都裡面，並不努力打倒帝國主義的工作，並不努力剷除腐化官僚的工作，他們的勢力，依然會由舊都轉移到新都來的。那樣一來，我們的建都，豈不是變成對他們退讓與躲避，而終久還不免失

定都南京是爲建設強固統一的民族國家



敗嗎？對反革命的勢力退讓躲避，完全不是革命者的手段和態度！那完全不是革命以後遷都的意義！革命以後的遷都，是跳出那個已經污濁的舊旋渦，而重行開一個十分純潔的新陣地來，再開始和一班反革命，反動勢力奮鬥，直要把他們推出全國，推出全世界而已。只有他們退讓，躲避，而我們對他們，無論異地異時，終是在奮鬥之中的。我們能如此做到以後，才是真正實現了 總理的定都南京一條遺教，所以實現這條遺教，又豈但是廢除北京，把中央和政府的辦事機關設在南京就算了嗎？革命以後的國家，其首都分明就是全國革命勢力的中心，又豈但如一般國家的首都一樣，僅僅爲全國政治的中心而已嗎？

我們是從建都南京以後，因爲軍事正在逐漸結束之中，所以一切建設不能切實着手，種種地方不能滿足人民的要求，便是黨員同志的願望，也還不能盡達。我們自己審查所訂所行的一切建設計劃，直到現在，的確還未達到有顯著的成績可以給人看見之時，我們應當時時警惕時時努力。大家要知道：我們今後的打倒帝國主義，惟一的辦法，也就是努力自家的一切建設。我們如說：我們多一分建設，帝國主義就得自動的退後一分，若對他們空

口談白話，或僅僅注意其他方面，而輕忽了建設那統統是無效力，不適宜的。在我們建設的工作之中一定要遇到很多障礙，我們就得毅然決然的剷除掉他，這是建設工作之中所必需的破壞工作，這種破壞，和其他單種的破壞不同，因為我們的建設原是一個有全盤計劃的建設，所有的破壞，也正在這種全盤計劃之中；或是在他之外，而恰恰是阻礙他的實現的。假如我們對於建設主張循序漸進，我們仍不能避免這種最小限度的實現計劃所必須的一種破壞。有些人不明此理，看見軍事時期以後還有軍事，看見建設之中還有破壞，便覺得懷疑，不安，不耐；又有些人沒有懂建設，他所忙的建設實在是破壞，或其人破壞成性，一味鹵莽滅裂的幹，凡此實在都是不了解革命的意義，不知道有革命的建設。例如中央最近的討桂系軍閥，還有人想：「中央何以不能與桂系調和一下呢？何以統一以後還要打仗呢？何以建設期中要幹這一套呢？」這種人根本上就沒有了解革命建設底的建設，以姑息為建設，以敷衍為建設，所建設的依然要崩潰依然要破壞。所以究竟怎樣是建設，怎樣是破壞，大家非徹底認清不可；不然，差之毫釐，謬以千里，真危險極了！

定都南京是為建設強固統一的民族國家

有首都是因爲要有中央，是因爲要有統一的民族國家；所謂統一，固重形式，尤重精神；精神的代表是意志，是行動。中央的對面，是地方，地方是以縣爲單位，而不是以省爲單位。省是空的，是中央就行政便利上的一種區分，那知多少年來，在一般國民的心理，以及許多外國人的眼光中，反而把那空的看實了，而將實的看空了。他們祇看見有省，而不看見有中央，有國，有地方。他們心上祇記得十八省或二十二省，而很少認識統系合一體的中華民國全國，和國中各縣的地方。他們心理上的省，也不知是國裡面的省，還是與國並立的省？國民和外國人都看慣了，民國以來，軍閥割據的壞現象，已養成一種只知有省，不知有國，不知有縣的錯誤觀念，這也難怪他們。但是何以到了現在，連到本黨的同志，心上仍保留着這種錯誤觀念呢？這不是極可歎憤的事嗎！總理在建國大綱中，把省的地位說得很明確。省的官吏祇是中央政府任命的行政者，是絕對不能代表地方的，而且總理講到地方，講到自治，從來祇說「地方自治」，一面沒有講到「省自治」，更沒有講到「省獨立」，和「省割據」。不料到了今日，還有人誤解地方自治和分功合作等意義，仍

齊把省來做地盤，在地盤上爭權利，蔑視國家，反抗中央，抹殺地方，遇事對中央開條件，講價錢。我們凡為國民，凡要國家的人，對於這種反動份子，又如何能不認清楚他，而大張討伐，亟予剷除呢？

總理領導我們去革命，是為的我們整個民族生存的綿遠與幸福；是教我如何建設強固的國家，去達到這個目的；是給我們的，「建國方略」，「建國大綱」，而沒有給我們的「建省方略」，「建省大綱」。我們既然想整個的民族，便要整個的國家；我們既然想強固的國家，便該要強固中央。中央強固的作用在統一；中央所在的地點是首都。總理的遺教主義與政策之中，注重一種中樞的觀念。這種中樞的觀念，遠射到整個的民族，而近及於首都的確定，其間是一貫的。凡崇奉 總理的遺教，而企圖他實現的人，在今日建都南京的紀念日，應該一直體會到這一點！

定都南京是爲建設強固統一民族國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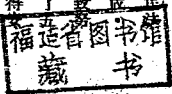


## 大家對於民法應有的常識

各位同志，前一星期本院有一個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起草民法總則。關於民法的立法原則，早經本院議定，由政治會議通過了。我們根據那個原則，先編成第一部分總則，作民法中債權編，物權編，親屬編，繼承編等等的基礎。這一步工作是很基本很重要的。我們知道本院的立法工作對內對外都有一個很急切很特殊的要求，一切重要的法典，如民法，商法之類，都得盡今年一年之內，統統弄好，而民法的需要尤其急切尤其要先行完成。民法在從前已經起過兩次草了，但是都不滿意，都不算成功，這一次的起草，大家一致努力，求於最短期間完成這樣偉大的工作，立起中國法治的規模，所以截至現在，已開了六十次的會議了，就中兄弟也曾參加過兩次審查會，覺得大家很認真，很努力，是值得慰的。在本院同人努力起草民法時，全國人民以及國際間，也都十分關心，但是民法內容非常廣博，一般人往往不易得其端緒，或明瞭其所以然，因此起草委員現在又編了一個說

大家對於民法應有的常識

一



明書，將所編總則應說明的地方，通通不厭求詳的說明了，這是很需要的工作，兄弟今天趁這個機會，先採幾點重要的來說明一下：

我們知道民法是規定人民日常生活的法律，法律根據於我們做人的關係，分出私法和公法兩種來，簡單一句：所謂私法，就是規律大家不直接關係國家的生活的法律，而公法就是規律直接關係國家的生活的法律。除了直接和國家組織有利害關係的公法之外，所有關係私法的，本來可算通通在民法的範圍以內，我們以前把民法看得太輕了，其實它關係民族與民生的很大。記得以前留學外國時，還沒有十分懂得革命的道理，總以為私法的研究不妨稍緩，要去定出國家的憲法來，才是革命黨所應做的工作。那知憲法的作用，固然重要，但祇能解決民權主義的問題，若解決民族主義民生主義的問題，是必須應用私法民法的，從實際看來，民法的關係是何等重大呢！

民法範圍既廣，頭緒既繁，在全部細則之前，當然非有一部總則不可。但是民法的總則與一般理論上學問上的原則不同，憑空是想不出來的，是不能在細則尙無把握之先就訂

定的，一定要對於各部分所有的條文都預先得大概了，然後才能把它抽象的訂出來，這種總則要適應國家社會民族的要求，將來各部分的細則由它產生出來，那才能適應那種要求。國民對於民法總則的意義都要深切領會，它是法治國家任何人所當具備的常識，在上面所謂說明書裏，對於我們所訂的民法的效能和原理，列有四項很嚴格的解釋，是大家不可不知的，現在大畧報告一下：

第一是對於習慣的採用：民法應用時，如果已有具體的適用的條文可以依據當然依據他，如果原來沒有適用的條文時，便得酌量情形，依據習慣。對於這一點，有許多不同的主張，因為各人對於力量 and 地位，有種種不同的觀察。如拿破崙法典，當時便絕對用不到習慣，他以為祇是法定的條文才算得是法律。在自然法學說很盛的時候，後來法律家逐漸認識習慣之重要，知道他不可輕視，於是有許多地方便以習慣法來補充法律的遺漏了。不過在什麼地方才適用習慣，也是由法律明定，這一派是以習慣補充法律所不及，此外還有一派更新的主張，以為習慣不祇是足以補充法律而已，實在應該和法律處於同等的地位，



因爲無論什麼法律，都是從習慣而來的，法律不過是依據習慣而規定條文，所以有些事情的處理，儘可像根據法律一樣的去根據習慣。這一派學者看法律本身幾乎是應受習慣的約束；他們以爲習慣既有產生法律，補充法律，修正法律的作用，那麼和法律站在同等的地位，並不爲過。至於在我們現在所訂的民法中，還是採取第一派，認習慣對於法律，僅能補充而已，因爲我們知道我國的習慣；壞的多，好的少，如果擴大了習慣的通用，國民的法治精神更將提不起來，而一切政治社會的進步，更將紆緩了。如果那樣一來，試問我們如何去推行我們的主義與政策呢？政治會議給我們的立法原則中有這樣的規定：「凡民法中無規定者實用習慣；若既無明文規定，又無習慣可以適用時，得由法官用由法律推演而得之法理解決一切」。大概政治會議也因爲看到我國社會上不良的習慣居多，所以不肯擴大他的作用，認習慣與法律立於同等的地位，固是一種很新的學說，就是以習慣補充法律所不足的主張也不失其爲新。在外國人民的法治觀念很強，守法的精神很富，多適用一點習慣，不至有什麼流弊，可以採用第一派的學說；我們的國情既然有異於他們，自以採用

第二派的學說爲宜了。

第二是對於團體利益的注重：我們的民法極注重社會團體的公益，與從前個人主義的民法立足點不同，固然民法是私法，其目的在確定人的生活軌範，其間自然脫不了個人的關係，在我們的民法中，個人主義的原則也是不能絕對的消滅和剷除的。是團體的生活，尤其重要，個人主義的存在，總不能妨礙及社會主義的推進。所謂個人主義的原則有三：一是個人意思的自由，一是個人的責任，一是個人財產的保障，這三個原則都是從個人方面着想的，如果放到人所共有的社會組織裏去，究不免要發生許多阻礙了。所以到了近代，社會組織發達，這三大原則便很受搖動。我們編訂民法，首先注意到凡是公衆所認爲不良的有損於公共利益的習慣，統統革除掉，以糾正個人主義的錯誤。不過在不妨及整個社會的公益之下，個人的行爲，責任，財產，當然仍受法律的保護。例如一個公司爲達到他自家獲利的目的，而破壞他人的營業時，法律定不能允許他。所以現在民法總則裏定明法院於法人之目的或行爲，有違反法律，或公共秩序，善良風俗時，得因主管官署檢察

大家對於民法適有的常識

五

官，或利害關係人之聲請，宣告解散，清算之後，所有賸餘財產除章程另有規定或總會另有決議者外歸給地方自治團體，以舉辦地方公益事業。」這就是所以注重社會的公益的，因為社會的存在絕不是專為許多個人而已，社會的公益必須盡力提高。我們今後立法應該注意到社會全體，這層意思，兄弟自本院開始以來已屢次報告過了。

第三是男女平等問題：這一層本黨政綱中早已有明白的規定，還在從前同盟會時代，就經確定了，我們的這一種平等精神，是近代很多國家所沒有的。例如凡是已結婚的女子，所謂「妻」者，在外國法律上往往不能有完全的能力和行爲，在日本尤其如此。他們的自身，幾乎純粹是一個準禁治產者，關於財產的處分，以及借債，或保證，訴訟，贈與和解，及仲裁契約等等，都須得她的夫的許可，方能進行，她們的地位，簡直完全是服從者，和被支配者。這些規定，日本在新民法中依然照舊，差不多已有了二十年的歷史了。我們現在所編訂的民法，却絕對免除這類不平等的情形。在條文中，我們祇講「人」，而不分性別。無論男子女子，其行爲能力的種種限制，與保障在法律上是完全相同，沒有區別的

向來民法上的毛病，對於已嫁的女子——妻，仍舊不給她處分自己財產的權，現在我們却把他改正過來了，我們初意還想再添出一條來，專替女子說話；後來經大會討論，認為可以不必，因為用一個「人」字，男女便都在內了，如果專為女子再說什麼話反易引起誤會，而且條文又要多出來，照我們現在的規定，已經很能夠顯出男女平等的精神了，事實上關於男女財產的處分，我國各省的情形不同，有的已認為不成問題，有的却認為大問題，例如廣東中等社會的女子，處分個人所有的財產，並不算什麼，差不多已成習慣了，他省就未必盡然，有人以為要使夫妻的共同生活圓滿，對於彼此財產的管理，一定要有許多限制，不能聽其自然，這些理論，現在也不暇多說，總之，我們現在的立法，當然按照本黨的政綱，無論有何種限制，總是男女一體，不會男女不平等的，全國男女同胞，以及全黨男女同志，不要再慮本院立法上，對於男女之間，或有不平，大家只要準備享受那法律範圍以內的權利，使法律所規定的種種，能充分實現於事實，那才格外見得我們民法中所有的男女平等的精神呢。

大家對於民法應有的常識

第四是民法的編制問題：這一層自來學者有各種不同的意見，定着各種不同的方式，大概說來，可分為羅馬式，和德意志式兩種。我們的民法總則，酌採各式的長處，除上兩式外如暹羅蘇俄等國的新法典的編制，其可取的地方，我們也曾採擇了。我們民法中所有的總則，不但是理論的原則，而且是很真切的事實的原則，將來由此抽象出來，便可得各種需要的條文，而不至於泛濫無所歸。一般民法的條文，往往失之太多太雜，我國人做事，尤其好偏重在量的方面。例如同一個題目，第一個人做一千字，第二個人見了以後，如果又要重做一定做一篇三千字的，以勝過第一篇，究竟內容需要不需要一千字或三千字呢？大家都不大管。編訂法律也會犯這個病，你先編的有一百幾十條，我後編的非有二百幾十條不可，好像非此不足以示我後編的格外美備，這種偏重於量的積習，在我們這一次編訂民法中，一定革除，條文貪多，不但容易前後形成重複矛盾，而且容易離開事實，定着許多永遠應用不到的理想，徒然增加將來讀法的學法的麻煩而已。我們現在編訂民法從總則起，即力求簡要，如日本及歐洲各國的民法總則中，所有許多沒用的條文，我們一概刪去。

，凡是總則上所規定的，都是可以產生事實上需要的條文的，我們力求簡要明顯，在條文章節上非常注意。現在將全編通用的法則，另編成一章，放在全部的前面，更把自然人和法人合在一起，契約則按他的性質分別規定在債權一章中，把許多共同適用的條文也另編專節冠於其餘的之前，這樣在體例上大抵可以免複雜不純的弊病了。

今天兄弟並不是專作民法的講演，不過我們覺得這些要點，是人人應該注意的。尤其是現在，本黨的政策，如何推進，社會國家如何改造，都和法律息息相關，大家不容忽视法律。我們知道立法的工作實在很重大，單就民法講，現在總則雖已大體就緒，但是還有其餘四部分，急待完成，恐怕每一部分的條文，將來還要多過於總則，至少也需要與起草總則一樣的時間和精力。如果我們對於民法的工作不幸因大家的努力未到而有遺誤，那不但有失國民的期望，就在國際間，也喪失了我們國家的信用，這是本院同人，千萬要注意的！

民法以外，與民法有關係的，如商法，公司法，保險法，票據法，勞動法等等，再次大家對於民法應有的常識

如土地法，地方自治法等，統統要從速制定。土地立法，對內對外，都有特殊的關係，在事實上不容欠缺，勞動法，所以保護勞動者，也所以保障社會的安全；票據法等更關係整個社會的事業。社會上常常有勞資糾紛問題，我們如何能眼着他們全無法律上的準繩，而隨意胡攪呢！所以這些法典，通通要趕快編訂，由此看來，本年以內，我們的工作是何等忙迫！在立法委員固然要特別認真的做，便是其他同志同人，工作也何能不特別加緊，以盡補助之功呢！本黨以往所發的支票已經不少，現在已是國民來兌現的時期了。但是這些支票上如果不由法律來簽字，如何能領得現款？我們的立法，就是這種簽字的工作。如果我們老就擱下去不簽字，我們固無以對人民，也無以對本黨啊！

## 對於革命應先革心的猛省

各位同志今天紀念邁兄弟想就「革命應先革心」的一句話來談談。革命應先革心，這個意思非常重要！本來革命是革去一切不合時代的，不利羣衆的事實和制度。粗淺點講，就是革去一切舊的，壞的，而代替以新的，好的。無論在國家政治上，在社會制度上，如果努力去做這種改造的工作，便都是革命。革命的責任應該誰擔負呢？應該我們自己擔負；革命的問題應該自決。因為我們都是現時代的人，又都是羣衆之中的份子，應該及時自己努力，不應該推諉期待於他時他人。不過羣衆的能力，一定不能相等，如果羣衆去平均擔負革命的責任其效能反而減少。所以一定要有二部分先知先覺的人去確定主

，一部分後知後覺的人去指點領導，而一部分不知不覺的人去努力實行。這種指點羣衆，領導羣衆的人，便是一般的革命者和革命黨。革命者一面去指點領導羣衆，而一面他自己的行動，却和普通入一樣，是受他自己的內心指點領導的，所以如果革命黨中的革命者本

對於革命應先革心的猛省

一





身的心還沒有革好，還是舊的，壞的，那麼革命的基礎與根本便還不會有，又如何能望革命成功呢？固然，所謂舊的壞的，許多都是在物質上的，都是在客觀上的，都是在一切制度上的，但是這些在客觀上環境上制度上的舊與壞，却會向精神方面，主觀方面移轉了來，而影響到人的心。人的心受他的影響以後，便會和他一樣的舊起來壞起來，直到不革命，反革命爲止，如此革命的事業便完全無望了。所以『革命應先革心』，是何等重要的一件事！

事實上更有奇詭過於以上所說的：往往客觀方面的情形已經轉變過來了，而人的心反而落後，還沒有明白，還沒有覺悟。這種事實，在革命者或者不會發生，至於平常人可就數見不鮮了。就大處來說：我們的國民革命，現在已由純粹破壞時期，轉到建設時期了，而許多人的心理，對於國家的一切，總還沒有變，遇事或者還是祇知純粹去破壞，或者還是停頓，觀望期待，對於大家所處的時期，自己應負的責任，應盡的義務，應用的方法，應取的態度，究竟如何，許多人全不顧到，全不清楚。

兄弟平時看到這一點很覺遺憾！難道因為民國已往的歷史太教大家失望了，所謂「人心」，當真已死了嗎？當真已死的人心，雖時代已經推移，國情已經轉換，而他竟不能復活了嗎？現在我國的時代與國情，確實已在轉移了，不過因為事實的牽累，物質的限制，他們的轉移，只能漸漸兒的，而不能驟速。至於人心，並不與他們一樣的有事實的牽累，與物質的限制，說轉則立就可以大轉過來的，何以他的轉移，反而落在時代與國情之後呢？當時代與國情在繼續的轉移之中，如果精神方面的人心，能夠大大的轉一轉，那麼彼此互相憑藉，互相激盪，好比飛機的駕起雙翼，而又開足引擎，豈有不扶搖直上，一飛沖天的嗎？無論如何，時代與國情的形成，是含有多少物質的條件的；至於人心是純粹精神方面的；只有先振奮起人心去促進時代與國情，絕不能待時代已更，國情已變，而人心才慢慢的被誘改。精神所振，頃刻可以充沛天地之間，是一毫不受物質的誘引的。以前在破壞時期，總理常常說：我們的精神勝過物質，物質差一點不要緊。這種遺教當時大家也能領會，就是在破壞時代，大家很能以人心來勝環境；何以到了建設時代，大家反被環境所制

對於革命應先革心的猛省

服，有時且待環境來鼓動人心呢？當破壞時代，如果人心已死，民族的前途尙覺危險；何況到了建設時代，如果人心不是麻木，就是錯誤，那還得了嗎？其影響於民族前途的又將如何呢？

說到環境，有一個更明顯的意義，就是革命者應當天君自有主宰，與環境奮鬥革新環境創造環境，而不應爲環境所轉移，不應做環境的俘虜。革命者若明知環境不好而妥協投降，甘被包圍，甘受支配，固然很糟，如果不知環境的不好，錯誤環境，而爲環境所蒙蔽，或竟自己不知不覺的造成一個壞環境來，專門壞自己的事，那就格外糟！凡是心隨境轉的人，勢所必遇的通通都是好的環境，才不至于吃虧；如果一遇到陷阱，他也望下跳而不能自止，及至跳下去更隨遇而安而不能自拔，凡從心所欲的人，每每引得「物聚于所好」大家都帶上有色眼鏡，見解都偏在一邊，錯在一處，終于弄得不明不白，糊糊塗塗，往往身敗名裂，尙不自知其何以故，更有人在不好的環境中，能够特立獨行，自己形成一種好環境出來；也有人在很好的環境中，可算也是特立獨行，而自己形成一種壞的環境。又有人

表面與好的環境融洽，而暗中却利用它去自成不好的背景；也有人反過來，能够躲在壞的環境之中，表面與他妥協而到了相當時期，或在其他一方面達到很好的目的。總之：去支配環境，抑爲環境所支配，全看其人的心理能否正當，能否自主，這是極其明顯，不待解釋的。要知道無論何時何地，事情壞了，絕不能望環境來認幾分咎，分一點罪問；事情好了，也絕不能委托給環境去保守，終于要自己主持。一個人自己與環境的種種關係，種種分際，種種道理，究竟如何，在一個人固要注意，在革命者尤其要注意！

我們現在再就過去的歷史看來，心理的錯誤實足以敗壞一切。民國元年我們既把滿洲專制政府推倒，同時本該把附屬於滿洲政府的許多舊的，壞的東西，廓清一下，統統廢除個乾淨。那知袁世凱雖然接受了共和的名義，做了民國的總統，但是他的心理并不會改革一點，完全承襲滿清的皇帝思想。他曾說過：「共和專制差不多，所謂共和，祇是隨便罷了。」試想他對於共和的認識祇是如此，民國的一切還有希望嗎？如果共和真不過是和專制隨便些，那麼許多先烈犧牲無限的生命與熱血，推翻專制，創造共和，難道就是圖的

對於革命應先革心的猛省

「隨便些」三個字嗎？在他或者覺得共和太隨便了，格外要整飭些所以才推翻共和，而回到帝制時，這真是笑話啊！袁世凱不是一個革命者，以這種錯誤的心理，遺誤了民國的一切，原不足立，至於有許多人，曾在軍事時期中致力過破壞革命時，現在雖已身臨調改時期，而不知什麼叫做調改，祇承襲以前破壞時代的心理，行為舉動也有回到以前破壞時代的趨勢，將與民國初年袁世凱有相類的錯誤，國家也將與民國初年有相類的危險，那是從何說起呢！

我國自滿清末年，經過袁世凱的時代，而至於最近，全國中實在未曾有過一個時期。全脫唐末五代藩鎮割據的局面。所謂最奮最壞的東西，在我們國家裏，在我們民族裏，在我們人的心理上，竟會保存到一兩千年之久，而仍未剷除，這是何等可恥的一件事！藩鎮割據的境制度，擾得中國一千多年以來，總在不統一的時期中多，把民族的生命不斷的摧殘下去，到了二十世紀，在世界大勢最近這樣的險惡之中，我們民族如果仍留着這樣一條毒蛇，日日纏繞在身，我們一切還有什麼希望呢！總理看到此點，所以趕緊確定軍政時期

，努力造成革命武力，期於最短時間，掃除一切阻撓國家統一的障礙——軍閥，替國家民族消一消毒，替民衆心理也消一消毒。又豈料有許多本來已造成的革命的武力，因為心理上的舊毒未曾能消，這種毒便慢慢的從心理上傳染到行動上去，仍舊把革命的武力，變成軍閥的武力；同時一般人的心理，也會糊糊塗塗的跟着這種新軍閥轉移，過一種催眠似的日子，把心理上留着的舊毒，格外醞釀發酵起來，大家看中國不像一個國家，而仍然是幾多省，不覺得國家有多少軍隊，有多少國防的實力，而祇覺得某人有幾多軍隊，某軍隊有幾多槍枝。試問照這樣下去，軍閥會無限制的發生，而人民會無限制的麻木，我們的軍事時期將何時終了，而訓政又如何推行。我們將何以對總理呢？

兄弟於此，就想起第一個由革命武力變爲軍閥武力的陳炯明來了。陳炯明雖然很早加入同盟會，而且還做過許多推倒滿清工作，在廣東執政時，於教育、司法、交通、都著有相當的勞績，但是他的爲人，終於到反革命爲止，這爲的什麼呢？總理曾經說過他這人的毛病是根本上心理不正常。原來他乃鄉下訟師出身，一切封建的思想，損人利己的思想盤

對於革命應先革心的猛省

據在他腦中很深很廣。他說在年輕時，曾做過一個夢，左手抱月，右手抱日。因此他後來做了一首詩，有一句說：「日月夢持負少年」意思是說他雖然到了後來的地位，還是負了兒時所做那個夢。他想應那個夢，所以取名「炯明」。他既然自幼就有這種心理，足見總理說他根本心理不正當的話一點不錯，後來他終於走上反革命的路，當然難怪了。他佔了廣東以後，簡直明明白白把軍隊當做他個人的工具，認為是他個人的勢力，至於怎樣去為黨為國，竟全然不顧。因此我們回想到他初時雖然附和革命，推倒滿清，以及打廣西，打福建種種，但是他的心理到底沒有革命的主義融合過，終於懷着不合時代的舊觀念，和不為黨衆利益的私心而已。假如事實允許他，他也終於做到一個南方袁世凱為止，而其結局，頂多也和袁世凱一樣。就他已有向反革命的行為論來，影響之大，並不在袁世凱帝制自為之下。總理在廣東所慘淡經營的革命事業，革命力量敗壞摧毀在他手裡的，何可勝計！所以他實在是一個因為心理不正，未能革心，便把革命武力變為軍閥武力的最顯著的例子。我們不了他的生平，無論如何，對於總理「革命應先革心」的一句話，總不至於再有什麼

不了解不信仰了。

凡有藩鎮割據，以及地方地盤心理的人，對於中央的意義，一定不明瞭，我們爲什麼要中央？是爲的我們要組成一個國家，來做大家的保障，沒有中央便不成其爲國家。國家不是幾個人的，所以中央也絕不是幾個人的；國家的作用，不是各省可以分別具有的，所以中央的責任，也不是各省可以分別擔負的。國家與政府爲盡它的作用與責任，便不能沒有紀綱！全國對於中央，便不能不服從！大家如果祇知要國家，而不肯實行所以要國家的道理，大家如果都想各以自己的地位去替中央，而對於大家所共有的中央視同贅疣，對於它的命令陽奉陰違，那簡直不會得着國家的保障，那簡直有終於做亡國奴的危險！李宗仁李濟深都是中央的委員，又居參議院院長等要職，在地方上不過是中央所任命的長官而已，而他們竟看不起在中央的地位與責任，反借重在地方的地位，做反抗中央的事情，不是大奇嗎？或者他們以爲現在執行中央權力的不是他們一兩個人，而是許多人，許多人都有分的事，不如僅僅一兩個人獨裁的有意思，所以他們便拋棄了人人有份的中央，而到那獨

對於革命應先革心的猛省



自有分的地方上去做文章了。他們如此存心，可知他們在中央服務也是爲的自己，在地方服務也是爲的自己，以前致力革命也是爲的自己，目前反抗中央也是爲的自己，即他們將來有什麼打算，也無往而不是爲的自己而已，完全沒有爲公爲國，爲民衆的，這不是存心想做袁世凱，想做陳炯明麼？這不是承認以前北方的張作霖，吳佩孚，張宗昌，南方的陸榮廷，唐繼堯，爲立身最好的模範麼？在我們革命的武力中，最近忽然又變出李白等等的新軍閥來，我們看了以後，對於「總理『革命應先革心』」的遺教，又將增加多少的感歎與厭膺呢！

國人的心理既有如此糊塗的，外人對我的眼光自然也就跟着不正確了。最荒唐的是上海字林西報，最近竟說我們「以南京來討伐武漢，到底南京與武漢有什麼分別？」這真糊塗到了極點！我們可以很簡單的問他：「如果南京和武漢沒有分別，貴國與其他各國爲什麼專向南京訂條約？貴國的公使，爲什麼不把國書遞到武漢去？反過來說：你們的倫敦和利物浦，以及其他直屬地，在地位上，在責任上，在權力上，難道也沒有分別嗎？」他們

居現在的時代竟說出這種話來，假如不是根本缺乏做新聞記者的常識，便一定是另有作用，因襲帝國主義者一貫的策畧，而來破壞我們的國民革命罷了。去年兄弟等在英國時有許多來問我們，到英國以後，有些什麼感想。我們曾回說：「祇覺得倫敦的英國人，比較在東方的英國人要聰明些。」兄弟并曾申說：「在東方的英國人實在太差了！他們沒有世界的眼光，不認識中國的革命，常常糊裡糊塗的去破壞他，造謠挑撥，無所不至。結果是格外堅了我們革命的意志，而損了兩國的好感，真是呆笨之至！過不及倫敦的英國人了。」他們對於兄弟所說，也承認不錯。他們說：「倫敦的人對於國際上的事看得明瞭；到了中國的，往往為局部的環境所包圍，而且身受了不平等條約所給予的不正當的權利，所以對貴國的心理，便很多與在本國的不同。」由此看來，可知在中國長久的外侮，因為心理上的不同，實在有兩種分別：一種乃因為與我國人相處日久，對於我國的一切格外認識真切；一種乃因為在我國太自由，太舒服了，感到將後這種自由舒服不能長久保持，對我國的一切振作，便格外忌妒而糊塗。前一種於我不無裨益；後一種簡直是帝國主義的代表！

對於革命應先革心的猛省

我們爲打倒萬惡的帝國主義，對於這種代表，簡直應該立刻加以驅逐！對於這種措詞荒謬，存心不良的新聞紙簡直應該予以封禁！

但是我們想：外國人在吾國，不過有一點租界的庇蔭而已，何以最近又如此不顧一切，信口雌黃的？兄弟覺得有三層原因：第一層是因爲我們中國人之中近來確實有了武漢反抗中央的事實了，確實有了新軍閥發生了。我們既然有了軍閥，在軍閥一定是需要帝國主義者做後台給他們的暗助的，一定要皈依到一個帝國主義者的治下去，做它的工具的，在帝國主義者一方面，好像也不能辜負了我們軍閥的意思便彼此互相感召起來，各有各的表示，而重演以前軍閥時代的活劇了。第二層帝國主義者看見我們中央不遺餘力的圖謀取消不平等條約，取消領事裁判權，在目前便要把上海的臨時法院收回來，再不許有什麼外國領事陪審等等荒謬制度，在他們以爲是根本動搖了，把他們帝國主義的基礎，不能再不及時抵抗了，在上海地方上，不能再無所表示了，所以甚至出賣了電氣處，籌措好鉅款來做反對中國建設革命的運動，在報紙上先有那一點點表示，算得什麼呢！尤其是第三層：

他們看到中國大多數人的心理，對於國家，對於中央，對於建設，比較起以前來，仍舊沒有改變，仍舊腐麻木糊糊塗塗的，因而便認爲我國的革命未必成功，終於奈何他們不得不，他們對我們也儘管荒謬無理，隨便胡說，這樣在他們以爲甚且正投合我國人的心理。我們若三層原因裏面，倒有兩層是在我們自己方面的，那又何能專怪人家對我們不是呢？當我們的國家正在新興之時，物質方面，事實方面，一定是免不了不夠與緩慢，易招仇我者之輕視的，但我們的人心如果十分振奮，十分正當，十分齊一，給外人看了，又何敢依舊輕視我們，而他們的言論行動，又何敢依舊毫無顧忌呢！所以總理的『革命應先革心』一句話，實在是我們的內整庶政，外禦強侮的一個總樞紐，以前同志同胞中，凡是違反了這句話的，在國家固然受了極壞的影響，在他自己也絕無好的結果，同志同胞們，還不及早猛省嗎！

對於革命應先革心的猛省

對於革命應先革心的猛省

十四

## 什麼是訓政期中紀念勞動節的意義

總理在民國十三年廣州勞動節紀念會中，曾把我國勞動者對於國家民族的責任確定下來。他的大意是：『我國工人惟有與國民黨聯合起來，去努力國民革命。國民革命成功以後，把壓迫我國經濟的外國力量統統剷除，把阻撓我們國家進取的一切不平等條約統統取消，我們國家的地位自由而且平等了，我們整個民族的生存穩固而且幸福了，然後我們工人的生活問題自然也就澈底的解決了』。工人如果要想跳出全體國民的圈子而單獨先謀自己問題的解決，甚至不惜向同遭患難同被侵略的自家人仇視起來，如此戰線一散，陣地一亂，人家的對我的攻擊，將格外猛烈而容易，行見我們的民族同歸於盡，工人自己的問題當真就解決了麼？

我國勞資兩方有一個通病是謬事不清而盲從誤學。資方面的開設工廠物質方面的設備可以模仿外國人在我國所開的工廠，至對於工人——本國的同胞的待遇，如果同樣也學起

什麼是訓政期中紀念勞動節的意義

外人所開的工廠對待華工的辦法，可就大錯特錯了，如果同族同種同胞同患難的熱忱，敵不過階級分別的惡意，與損人利己的私心資本家看工人好比資本，好比機械一般，自己儼然以外國人與帝國主義者自命，那簡直太無心肝而且是其愚不可及！取消民族的革命，打破國界，專一為階級而鬥爭，實在都是夢話！這種迷夢，在第二國際中大家已經醒了，已經聽得絕對做不到了。我們要摸起頭來看世界的大勢，我們的工人如果離開同胞而專認同行，結果惟有俯首帖耳地受別的民族的蹂躪與壓迫，那是自己逼自己走上死路。所以無論勞資兩方，總不能只看見己身，而不看見本身以外的整個民族。在現時代與現世界中，可說絕對沒有什麼問題是民族以下的小團體小集合所以能解決的了。人家明明都在那裡愛護民族，而我們不但看不清，不照這樣做，反認錯了主客，糊糊塗塗的來破壞自己的民族，這是何等冤枉的事，在本黨的黨治之下，對於這一冊紀念節的舉行，實在具有極深的熱情！就是渴望全國勞動者來做國民革命的一部分的基礎，如果有人在本黨與勞動者之間，作挑撥離間的行為，那就是破壞國民革命的反動份子！同時也就是工賊，勞動者應與本黨

聯合起來共棄之，今後在建設期中去紀念這個勞動節，我們除掉奮志建設以外，更無其他紀念之道了。

我們今後的努力乃以圖謀全民族的生存爲目的，而不以圖謀一部分人的利益爲目的。我們今後的奮鬥，乃以國際上以經濟壓迫我們的帝國主義者爲對象，而不以一二未成品的國內資本家爲對象。我們今後在五一這一天，不僅應該想到勞資協調等說而已，而且應該準備以全民合作，努力建設，爭得根本上最大的勝利，來紀念這個五一勞動節！



什麼是國政期中紀念勞動節的意義

## 最悲痛的過去一年與最嚴厲的目前自檢

我們民族史上空前未有的大恥辱，大慘劇，自從發生以來，又被我們把光陰悠悠忽忽地過去一年了，我們要撫心自問，在沒有逼着這樣大恥辱，大慘劇以前，我們民族原有奮鬥剛存的熱情本來怎樣？在國際間自衛的團結本來怎樣？在想獨立，想自由，想平等，一切想自決之中，所應有的刻苦與奮鬥本來又怎樣？凡此種種在遭了這一個大恥辱，大慘劇以後可曾增加些還一切照舊？還是反而減少些？如果增加，究竟增加了幾分，够不够？

古人說：「匹之死地而後生」，又說，「生於憂患死於安樂」，我們民族難道雖處在極危險極惡劣的環境之中，依然不能因環境的激刺而奮鬥出來嗎？事實雖常常迫處我們於死地，經常沉沒我們在憂患之中，而我們依然糊裡塗塗隨遇而安，不能奮而求存嗎？我們民族假如是這樣一個不善適應環境的民族，那我們瞻念前途，將作如何感想呢？

老實說：經檢查的結果在過去一年之中，人家實在未能完全羣策羣力的對外。我們的  
最悲痛的過去一年與最嚴厲的目前自檢

羣的力量，仍然自相抵銷掉不知若干若干！國民如此，同志也不免如此。大家在這一年中，所有對於別人的爭鬥攻擊以及自己的絞腦，勞筋骨，費力，出汗，甚至流血，是完全對外的嗎？是完全為民族的嗎？心思所專，眼光所注，行動所主，通通是就整個的民族打算的嗎？我們看：努力不在全民族的大組織，而在少數人的小組織；奮鬥不以國民革命的對象為對象，而以妨礙個人權利發展的對象為對象；犧牲不是為主義，為國家，而是為一派一系，少數人，或個人；這都是有顯明的事實，人所共見的吧。各學校的學生軍，不過在五三慘案以後起勁了一兩個月而已；國貨的提倡，終只有國貨商人的廣告上是始終不懈；類此的社會現象，也是明明白白，無從粉飾遮掩，自欺欺人的吧。至於全國學生究竟因五三而多讀點書沒有？全國工人究竟因五三而多做點工沒有？全國商人究竟因五三而多捐輸點沒有；全國農人究竟普遍的都知道有五三沒有？全國婦女究竟為五三盡了些什麼責任？全國兒童究竟因五三而接受到什麼特別的成化與教育？

大家對於五三固然不應忘記，它是我們民族史上許多恥辱之中空前未有的，但是

我們尤其不應忘記這過去的一年，實在是異乎尋常的一年！因為它是五三慘案發生後的第一週年；是緊接着五三的事實的一年；是在事實中死難同胞的熱血，以及各種慘痛的痕跡，不過剛剛開始去湮沒，去消滅的一年；是慘案的事實雖然經過，而造成慘案的日本的軍隊，仍舊盤踞着我們的濟南，未曾撤退，并且不斷地在那裏耀武揚威，以我們的領土為戰場，以我們的城垣，建築，人民，為槍靶，整整的猖獗了一年的一年。總之：這過去的一年，是給我們關於人道上，公理上，國際法上，領土權上，民族獨立的精神上，一個最猛烈，最深刻的刺激的一年，是我們民族的恥辱達到最高度的一年啊！

因為有五三慘案而我們的北伐格外完成得快些，我們未嘗不可以說；五三慘案曾經促進了我國的統一。當五三慘案則發生以後我們的『輿論』『國是』，陡然覺得簡單起來，馬上也就很一致了。那時實在是我們全國的意志先已統一，所以政治的統一也就很快地實現。但是一經統一以後，剛剛開始去建設，日本的軍隊其實還占領着濟南，尙未有撤退的事實，也未有撤退的動機，而我們國民對外的觀感已經逐漸地淡沒了，所謂『輿論』所謂『國

是「促」又逐漸地複雜起來，各人的私心，各人對內的力量，又逐漸地活躍起來，於是，全國的意志又感覺不統一了。我們想這是一種什麼現象！一國國民意志回統一，以及他們國是的確定，是專靠以極強烈的外侮爲刺激劑的嗎？經過已有的那種種外侮的刺激，難道還不夠嗎？

在國家既已遇到十二分意外的艱難創痛之後，國民仍不能有澈底的覺悟，與誓死的決心，同志們既不能促進國民早有這種覺悟決心，而同時自己本身也實在感到這種覺悟與決心的不夠，這樣一個舉國相率而麻木的缺點，如果長此下去，不能猛省，不能痛改，那我們民族的一切究將何以自處！

## 五四運動紀念與青年今後的自覺

五四運動乃傳統軍閥與帝國主義者密切勾結的環境所激動的。五四運動乃本黨數十年來深植於社會的革命思想所促成的。五四運動的遺憾在當時缺少領袖缺少組織與計劃。五四運動的結果在使全國的知識階級對於國家政治有了一番新的覺醒。五四運動的流弊在離開了讀書與救國惹上了後來共產黨打倒智識階級的毒焰。在五四運動初經過以後，學生界原有一個口號：『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這原是極對的口號，毫無流弊的。不料救國一事，一經與讀書同時提出以後，在學生方面，便不分什麼現在將來，主客輕重，同時間內，對於這兩件事，大家都忍不住地要同樣致起力來。再則這兩件中，一件僅不過喊了口號貼貼標語，遊行演說，去把瞹睡不醒的民衆喚喚而已，一件却要辛苦研求，穿年斃命。比較起來，實在是前一件容易得多。因為避難就易避重就輕，是人類的一種普通習性，於是學生們便把生活的方向，漸漸偏過去，偏到專門救國，無暇讀書的一方面去了。

五四運動紀念與青年今後的自覺

如此對於讀書一事，始而是『無暇』，繼而乃變成『不能』；對於以前的那個口號，也覺不適用，要換做『讀書便不能救國救國便不能讀書』，簡直將『讀書』與『救國』，看成兩件相犯而不相容的事了。在這個新的口號之下，凡熱心救國的學生，固然感覺讀書真個妨礙救國；就是有一班熱心讀書的學生，也認為這個口號不錯，因為救國事大；的確不是讀書時代附帶做做所能有勁的，硬索性不管它吧。這樣一來，『讀書』與『救國』兩事，起初在學生的心理上先完全分了家，其結果則在事實上二者都失了應有的作用。何以呢？從表面上看去讀書與救國既被認為是絕對的兩件事，全國青年便不知不覺的在那裡分工。讀書的讀書，救國的救國，讀書的不救國，救國的不讀書了。其實凡是不讀書的救國，一定救得沒有效能；而凡是不救國的讀書，也決計讀得沒有效果。全國青年越多是這樣分工的。全國青年便越多變成無用的。青年乃全國一切能力的本源，青年不幸而是無用的多，那麼在全國的事業之中，還談得到什麼叫做效能嗎？

流弊過不止此：我國青年界中，當初既存了這樣一個惡根，後來共產黨徒一混進國內

開始扮騙我們的青年，青年便很容易的被拐了去，其流弊之大，真是不可思議了！以前我們青年祇知道革命事業中一部分的工作，喚起民衆，是不要什麼學的，那知共產黨徒告訴他們說：『全部的革命事業都不要什麼學問；』以前我們青年祇感覺因爲要去革命，所以無暇讀書，或不能讀書，那知共產黨徒又告訴他們說：『智識階級是應該倒打的；書是應該燒的，根本就不應該讀。惟其革命，才不應該讀書；一讀書就成了反革命！』

共產黨徒對於一般青年的政策，簡直是嚴格的愚民政策！他們想把青年在平時都變成木牛流馬，替他們負什麼重物就行了；臨時却要青年變成角上縛着刀尾上燒着火的火牛，好去橫衝直撞，替他們拓展勢力，此外他們對於青年，還有何期望！有何需要！我們青年在五卅運動以後所有的第二次口號，若在共產黨說來，定要改做：『讀書就是不革命，革命就是不讀書』。如此『讀書』與『革命』不但不相容，簡直是毫不兩立的了。本來凡百國家社會的不斷的前進，完全以青年爲原動力；而青年的不斷前進又完全以知識的增進爲原動力，現在把青年的人生，從知識的基礎上撥離開來，轉而安置到愚昧野蠻上

#### 五四運動紀念與青年今後的自覺



去，而且就直接指揮青年自己這樣去做，更不假手他人，這一種引誘青年去自殺的手段，是何等的酷烈而很毒！

爲求人羣的進化起見，求知慾與創造慾都應該好好的發展才是。而共產黨都專門把他們打下去讓支配與佔有二慾來代替他們發展。於是什麼佔領機關，奪取權利等等的心理與事實，在青年之中，也便日甚一日了。但是在他們的許多大領袖，是個個飽學的，大領袖以外，其餘的人，却無一不是工具，便都要越惹越好，誰也不能做例外了。同時領袖者祇儘量用虛榮利祿來迷惑大家，教大家終其身奪取佔領個不了，再沒有關心創造什麼，足與他們抗衡，所以他們對於青年的辦法，是一面放縱青年的支配佔有二慾，好爲他們去衝鋒陷陣，而一面又限定了青年的知識，不許青年真能有所作爲，好永久被他們佔領着，支配着，如此一擒一縱之間，任何的青年，便無不葬送終身，更無幸免之望，這真算得是最殘酷最厲害的愚民政策了！

## 從 總理做非常總統，想到 總理的人格 與修養

總理率領本黨，在南方立下了一點革命的基礎，原意南方離開北洋軍閥的惡勢力遠些，可以逐漸擴充起革命的力量來，去北伐去完成革命。而不料在南方又觸處羅列着想做小皇帝的人，把革命的基本力量又重重的包圍起來。眼望着北洋軍閥的猖獗幾乎要把全國出賣了，要把全民立刻斷送了，而不能迅速地痛快地去撲滅他，這是何等非常的情形呢！

總理環顧遠近覺得全國對於革命的需要愈迫切，革命力量的發展，竟會阻撓愈多。如果沒有非常號召，如何渡得當時非常的艱難？所以他五月五日，毅然決然的就非常大總統職以激發同志與將士的決心，去向反革命的勢力，誓死奮鬥！

總理九年一月一日說，『觀察現在的大勢法斷斷不能解決根本問題，我們從今天起，不可不拿定方針，開一個新紀元，去鞏固中華民國的基礎，其道為何？就在建設正式政府，因此我們知道：總理為國家的根本問題，為在本黨革命史上再開一個新紀元，非設立

總理做非常總統，想到 總理的人格與修養

從 總理做非常總統，想到 總理的人格與修養

二

政府不可，既要設立政府，當然要自己出任總統以資領導了。

總理爲人所是不可及的地方，是在他的人生觀中，祇有將來，而沒有過去。

總理做總統並不是虛榮心重，也不是佔有慾，支配慾強，而完全是責任心與義務心切，是創造慾強。……而且凡他要做總統的時代與局面，一定是很艱難困苦，在旁人絕不要做的；至於他不要做總統的一切，一定與此相反。……他做總統還有一種特別情形：凡別人也可以做，不必一定要他做，他總不答應，如果事實上非他不可的，如果他感覺做了以後，方便於領導全體同志和國民去努力革命的，他便挺身而出，勇於担任。而且到了這種情形，便是人家不願他做，不許他做，他一定要爭着去做。總理是如此勘破人類的虛榮心，支配慾，佔有慾，而代替以責任心，義務心，與創造慾！他教訓我們說：『在社會上人人應該以服務爲目的，不應以奪取爲目的。』他終其身便在身體力行，這話是他有這樣的人生觀與人格，我們覺得他的確是人類的模範！

我們從 總理做總統的情形上，又十分想到 總理實在是一個平民化的人。……凡人

有貢獻意見的，總理無不虛衷容納，擇善而行，從不以異者爲忤，而客氣用事。總理這種平民精神，是自來做首領的人所罕有的。惟其如此，所以總理終於是我們全黨全國惟一的首領啊！

總理並不是什麼天生的偉人，而是由修養成功的偉人……我們相信總理是一個人，是一個平常的人，不過他有他的獨到的修養。人人祇要能照總理那樣修養，人人都可以做到。總理，尤其是諸位，現在正當求學時代，專門修養時代，要十分注意我們民族中最宜修養，修養的成績最偉大的一個人！

總理終身是一個學生。在他的生活中，始終不能離開書本。無論是務匆忙的時候，或問題糾紛的時候，在他的起居之中，不啻一層，總是與平時一樣的。普通人在心緒不佳之時，總不能不書，至多看點文學書，藉以消遣，如果認真去看科學書，那就不行了。這一層大家都體會得到的，可是總理不然他越在煩悶之中，看起書來越勇猛，越認真，一看總是七八十葉，而且又都是政治學，法律學，軍事學，或醫學，生理學，各種自然科學的

從 總理做非常總統，想到 總理的人格與修養

從 總理做非常總統，想到 總理的人格與修養

#### 四

專門書。這種情形，却非人人所有；但這種修養却為人人所宜有。這種修養告訴我們沒有什麼人是足以防礙我們讀書的，只要我們決心去讀，勉力去讀。我們如果自己不願讀書，再不必多所借口或推托。同時格外證明下面這兩句話是完全錯誤的：「做事便不能求學，求學便不能做事」，我們以後再也不要這樣說，這樣想了。

許多青年雖知道應該求學而怕學問求得以後將來或者沒有用上了當因而不免揣摩風氣，趨向時髦，把自己的志趣丟開，專門去適應環境。這實在是錯誤的；我國現在學生的大病便在此，……其實只要是真才實學，無不可以致用。專門學問與適應環境的普通常識不同，不必問那一門那一類與學成以後的時尚相合與否，如果專門求合時尚，那就不是用學問以成事業，而是用學問以成功名。……以志趣為求專門學問的標準而不趨時尚，不慕榮利，這是 總理修養中很要緊的一點，大家不可忽畧。

學問的表現是一件很複雜的事情不單是書本中得來的，也不單是學校中得來的，更不是時尚所趨，功利所重，所能逼得出什麼真實的學問的，我們要重志趣，要重訓練，要

重修養，要從做人的大處着眼，下手，這一點 總理是我們極好的模範！

在我們求學問與做事業之中，科學方法好像是一把鑰匙；至於基本的人生觀，却寧學總理。總理是沒有個人，一切純粹為社會的。他把中國民族的解放與盛興的責任，統統放在自己的肩上。大家知道現在國民革命尚未成功，要仍照 總理的遺教去努力；還要知道總理的遺教，不僅在他的言語文字上，尤其在他的整個人格上。他的人格之中，最重要的是勇於負責，專於服務。一方面他自己如此，一方面他又勸人如此。他無論何時何地，對同志對同胞，尤其對青年，總是說：『你們的責任非常之大，中華民國的前途就在你們身上。……你們想到自身比別人的地位好，機會好，你們的責任便也比別人重大，便應該加倍努力。你們現在就要把心思立定，將來自己所有的聰明才力，是不能私有的，是要統統貢獻到社會上去的。大家要為社會犧牲。老實說：你們自己是沒有自由的，沒有平等的，沒有幸福的；只有你們所手造的將來的社會才有幸福』。

從 總理做非常總統，想到 總理的人格與修養

從  
總理做非常總統，想到  
總理的人格與修養

六

## 總理底精神

今天是五月五日，乃我們總理在民國十一年就任大總統的紀念日，此日應與十月十日的國慶節相當，我們爲表示紀念，總理起見，稱爲雙五節，覺得比雙十節的意義還要重大，因爲辛亥革命，不過是中國民族獨立的第一步成功，而且在武昌一役以前，早已有過若干次的革命起義了，如同年三月二十九日廣州的一役，規劃本來很大，犧牲也着實可觀，不亞於武昌的一役；至於成敗，本來另是一個問題了，所以實在估量起來，雙十節不過是許多革命發難的日子當中的一個，推倒滿清的革命史的末一頁罷了。說到紀念，總理，我們知道，總理乃中華民國的創造者，所謂「國父」是也，總理以總統的職位來謀國家的創造，前後不過兩次，第一次是元年一月一日的在南京，第二次便是十一年五月五日的在廣州了；在南京的就總統職，是推翻二百六十四年的滿清專制政府，而創立中華民國，當時滿清已勢在必倒，爲謀指導革命的統一，完成一部分的民族主義起見，所以各省派代表到



南京，舉總理為臨時總統，後來滿庭既倒，南北統一，總理也就退職了，但是論到總理當時退職的情形，事實的表面，一般人所知道的，不過總理能敵履最高的名位，功成身退，為民國公僕的模範罷了。其實以總理一身出處關係之大，我們所應該認識注意的，還不止如此，現在不妨乘此機會，附帶報告一下：當時滿庭雖倒，南北雖然統一，國家建設的事業還多，以總理負有創造國家責任的人，豈能就此退休，總理實在因為當時許多的同志，於三民主義中的建設工作，還不明瞭，又和當時受黨指揮的許多軍隊，統同被一時的環境軟化了，對於革命事業，就此懈怠起來。又如黨員章炳麟等，說出『革命軍與，革命黨消』的荒謬言論，將黨與黨員離開，於有形無形之中，已成了叛黨的罪人，黨事於是不可為，國事自然也就難說了。須知黨是軍的頭目，軍是黨的手足，軍離了黨，沒有了革命的使命，便不成軍；黨離了軍，沒有了實力，還革什麼命呢？總理鑒於黨義的不明如此，革命便難以完成，自己對於國家，徒擁一個首領的虛名，有甚麼用處，所以慨然退職，以重新訓練黨員，重新鞏固革命的基礎，重新確定革命的策略和工作為己任，那

裡是甚麼功成身退呢，再說 總理在廣州的就總統時，是在桂系軍閥被逐以後，當時國內的軍閥，原不止於桂系，桂系軍閥，也不過是吳佩孚張作霖等大軍閥的附庸罷了，所以總理肅清兩廣以內的軍閥以後，知道革命救國的大責任，就此格外要十分急切，非担負在肩頭上，更進一步，肅清北方的軍閥不可，軍閥完全肅清以後，就是打倒帝國主義的時候，也就是我國民族，完成獨立平等自由的時候。總理於是定了北伐的大計，下了北伐的命令，督率同志，積極進行，當時 總理對於國民革命的責任心，重大極了，至於權利心却一毫顧不到，初不以僅僅兩廣的區域為褊狹，其他一切環境的困難也毫不顧及。毅然決然的就中華民國大總統職位，表現他唯一革命領袖指導中犧牲者的精神，總理這一次的就職，意義是何等的重大，何等的深刻！就是十月十日，和一月一日，兩回事情也不能比擬的，然則我們今天紀念 總理的心，怎麼能不十分感動嗎？

有人問道，說 總理在南京時，奄有全國，何以不要做總統，後來局處兩廣的時候，何以又要做總統？當 總理在南京解職以後，天天去遊山，南京附近的山水遊涉殆盡，我

也曾經追隨遊玩，有一次我乘出印岡，總理說，「先生對於國家，是否從此毋庸負責！還是等將來再行負責？」總理道：「我不居那不能實行主義而徒獲虛名的職位，況且國家目前暫無重大的事情，非我不可的，我也不要居政治首領的地位，總統不過是一個公僕，倘於公家無我來服務的的必要，我就不作這個公僕，但是國家如有大事，非我做首領不可的，人家雖不給我做，我也是要爭了做的。」

總理這番話，實在可以祛除許多人對於他出處問題的疑惑，也給了我們做黨員的和中國人一個莫大的教訓，就是我們今天的紀念，因此也更加覺得意義重大了！

還有一件事，現在可以引證的，當袁世凱死時，我國畧有生機有志之士，都想及時奮發，北京政府對於副總統的人選，發生了問題，就是黎元洪代理了大總統的職務，留下副總統的地位來，不知舉誰是好，國會中的國民黨員，頗望總理出來担任，其時我和廖仲愷同志在北京，忽然接着總理一個電報，喊我們急回上海去，我們到了上海，便將國會中同志的意思告訴總理。總理大不以爲然，並且對我說道，「你同仲愷在北京要當心

一點，我將要造反了，北京當局既勾結帝國主義者有解散國會的意思，對於國家有叛亂行爲，我便要討伐他們，你們要小心！據這件事看來，我們又可知總理將自己對於國家的義務和權利，隨時地看得極其清楚，總理一身全副精神，都貫注在革命的事業上，革命一有了事，總理馬上就要出來，爲天下先。十一年的今日，我們還覺得總理在廣州就職總統，以革命爲天下先的精神，如在其上。我們今天紀念總理，我們便覺得如總理有國父的地位的，在世界各國英雄之中，尚不乏其人，但據總理這樣肯負造黨建國的責任，領導着全國和世界向前革命，鞠躬盡瘁以後，又留下那樣爲黨爲國，爲天下的偉大的遺囑，古今中外，再難找出第二個人來，所以我們今天紀念總理，便一直感覺到總理的偉大，上下古今無與倫比的啊！

更有一事我們覺得奇怪的，就是何的謀叛。總理的，或對於總理所定的黨義變節的，終久都歸於失敗。總理於十一年今日就了總統職位，出兵北伐的當兒，不僅真實的同志共同奮鬥，就是廣東的軍閥陳炯明，也曾參加其中，和去年北伐的當兒，湖南的唐生智

也合同進行是一樣的。陳炯明善於作偽，有他的一種偽狀態，和一番偽言論，來欺騙我們寬博無私的總理，他也曾幫同驅逐了桂系軍閥，肅清了兩廣全境，他便自信他的能力誰也不如，甚麼事他都有辦法了，其時他便勾結了帝國主義，以為人總不能奈何他了，到了作偽既窮的時候，他便公然反對總理，毀謗總理起來，總理的親自北伐，打倒江西，還沒有如現在的成功，在後方的陳炯明，不但不盡力為助，反而搗亂起來了。總理不得已，祇好暫時折回，這是十一年今日以後，革命事業所以挫折停頓的原故。陳氏後來更進一步，以叛徒圍攻總統府，總理因無兵抵抗，便避居軍艦中，和現在的蔣總司令商議，將軍艦開入省河，奮鬥了五十多天，歷盡了艱險困苦，始終不屈不撓，中外的人，無不震驚欽佩，由此世界上才格外知道總理的偉大，無不加以精神的贊助了。陳炯明等叛徒，後來終久被驅逐掉，蔣總司令和其他同志，後來終得肅清廣東的東江與南路，以至於有目前北伐的成功。究竟這種成功，是怎麼會有的呢。就是憑着本黨的主義和總理生平革命的精神，任何大難當前，無不從容渡過，任何大奸作祟，無不逐漸蕩平的了。總理又

早將他的主義和精神，完全灌輸給他手創的國民黨了，所以今而後，我們只要自問是 總理的真實的信徒，是國民黨的真實的同志，便遇着比陳炯明等更兇的變節者或叛徒，便遇着比團總統府，避居軍艦等更難的環境，我們一毫不怕，只要繼續 總理留傳給我們的革命的主義革命的精神，猛向前進，這班變節的黨員和叛徒，終久沒有個不倒的，這些困難的境遇，也終久沒有個不破的，這也是我們今天紀念 總理，不可以不想到的啊。

最後我們今天還應該體會到我們國民黨的重要的地位，總理是教我們以黨救國，以黨建國，以黨治國的。我們在解釋這一層以前，我們先看一看 總理個人，是自處於怎樣的一個地位，總理生平在任何人面前，都以平民自處，平日穿的是學生裝，出門還不如一個軍長或師長的護衛，我切記得 總理在廣州，坐一小艇過河，步行往高等師艦去演講的情形，任何人都會知道他本來的地位的。總理同任何人講話，從來不想起他以前所有的地位，他的精神，祇貫注在他的將來的事業，所以 總理的與人接物，完全是平民的

總理底精神

精神，完全是虛懷若谷的精神。對於國事呢！却又是一副舍我其誰的精神，不折不扣的精神了，一方面最平和，一方面又最剛強，他是黨的首領如此，凡我黨員，也都該效法他如此，推而至於黨這個團體，也該如此。這句話怎麼說呢！國民黨一方面是民衆的，是應當以民衆的意志，以民衆的要求爲要求的，一方面又是領導民衆而不是追隨民衆的，所以救國建國治國的大業，簡直是舍國民黨其誰，其間沒有絲毫讓避後的餘地，在軍政調政兩個期間，本來人民應操的權柄，須由國民黨暫時代操，并須讓國民黨一黨來代操，一切思想，行爲，組織，都是要統一的，這兩個時期間，不能容許多黨來合治，是要惟一前自己担任的。不過如此豈不嫌專制和獨裁麼？這個我們可以斷然的說，是毋庸顧慮的，因爲軍政時期不過是個開創，訓政時期不過是個過渡，目的是最後的憲政時期。總理以伊尹放太甲爲比，所謂「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軍閥訓政時期等於君主時代之攝政，可見總理之志，卽吾黨軍政訓政時期之志，所以國民黨對於全國的經過軍政訓政兩期，應當和總理一樣的具有舍我其誰，不折不扣的精神，國民黨在中國，也實在有這種

地位，不可讓過，不可失掉，不過凡做國民黨員的人，要明白這種地位的難處，更要自省。總理之志則可，無。總理之志則不可啊！

總理之志，究竟是甚麼呢？我們這裡要完全弄清楚由軍訓兩期，達於憲政時期，固然是總理建國之志了，但是統一的具體的總理之志，是應指三民主義之實現而言的。三民主義乃總理四十年所創立，所以應中國的和世界的要求而創立，並非用主觀來定的，乃從客觀方面應合要求而定的，我們可以說，今後的世界乃三民主義的世界，但常常有疑惑，說現在民族主義時代已經過去了吧！又說民族主義以外，應該加入民生主義了吧！這些話通通不對的，民族，民權，民生三個主義，有如三個相連的環，在今後的時代中，是要同時具有的，任何的一個，都不能單獨成立，所以三民主義是一個整個的主義，不能接受這一個，而拋棄那一個的。在事實局部的表現上，有時是某一個比較重要，然而並未失掉其他的關聯，就如捉住一個環，同時便捉住三個環，連環的關係，是打不斷的，所以三民主義中的民族主義，與意大利，德意志，日本等國幾十年以來所持單獨的民族主義不同。



，單獨的民族主義一變爲國家主義，再變爲軍國主義，更進一步成爲帝國主義，本來民族主義是反對帝國主義的，而偏端發達的結果，自身却變成帝國主義了，所以如此的原故，就因爲沒有民權民生兩個主義的規範調整於其間，假如兼有民權民生主義的民族主義，便再不會用政治的經濟的勢力去侵略他人，壓迫他族了，於此可見三民主義實在完善，的確爲救時的良藥，不止現在，而且是將來的，不止中國，而且是世界的。總理曾說過，三民主義在中國還未實行，反而先行到俄國去了，這句話是顯而易見的，倘若俄國死守着馬克斯主義，俄國且無從推倒俄皇，俄國皇族的專制，間接且及於土耳其蒙古波斯等族，現在內外各民族一齊獨立了，這就是民族主義的解決在俄國雖已算大革命，其實不過同於我國的推倒滿清罷了。我在俄國會見他們的最高經濟委員會的會長杜羅斯基，他們對於這人，有極深的信仰，以爲他的主持會務，一定和辦紅軍一樣，可以收莫大的效果的，我問他「目前所行的新經濟政策如何，是否由此便可到共產的一條路上去」。他楞了半天說，「這種事情，猶如涇水過河一樣，必定要等涇到彼岸時，才可以告訴你是涇到了，可

見他們對於共產，現在實在還沒有把握，他們的對經濟政策固然是不能不對農民的讓步，而尤其是一面節制資本，一面生產資本，完全使是 總理的民生主義的初步，所以 總理說三民主義反而在俄國先實行了，是的確的呵。馬克思乃是一個純粹學者，他所謂科學的研究方法，就是根據他所得的材料極端分析，來下結論。至於在他所得的全部材料以外有得不到的，當然他的結論就不能包括了，我們知道他的材料祇限於歐洲各國的，美洲的材料他得的不多，何況亞洲中國的材料呢！他研究所得的結論因為受空間時間限制，不能完全正確，是應該的，否則以克斯變成預言者，而不是科學家了。列甫居于歐亞之間，比他得的材料多一點，所以在第三國際中除「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的口號以外，又加上一句口號道「世界被壓迫的民族聯合起來」，這無異乎告訴我們單用馬克斯的主義已經不殺，非請三民主義當中的民族主義來幫忙不可了。所以照這樣看來，馬氏祇懂得民生主義，列氏加入民族主義，懂得多一點了，但惟我們 總理才懂得的最完全。他創立民族，民權，民生，整個的三民主義，免除了各方面的弊病和短處，不但適合中國用，而且適合世界用，

總理之志，就完全在此，我們如果不革命則已，不談世界革命則已，否則一民或二民主義是斷斷不赦的，體認三民主義而求其實現，這更是我們今後重大的責任，我們須記得總理（同志仍須努力）的一句話，才配紀念總理！

## 今後雪恥的兩條道路

同胞們；我們的民族，是世界上升史上，一個極偉大的民族，而所受的恥辱，竟如呼之多！如許之久！我們年年紀念國恥，而事實上我們的恥辱，年年還在，這是數人多麼驚懼悲痛的事！以前我們幾乎等於沒有國家，沒有政府，沒有組織，久恥不雪，還不足怪。至於現在，却不然了。

——總理說過：『有組織的羣衆才是人民』。我們今後全國之內，既然共戴着一個與我們休戚相關，甘苦與共的政府，共同在一個三民主義中民族主義的領導之下，那我們已經有組織了，已經有很堅強的組織了，我們遇事已能夠以整個的民族，與他民族相見於世界了！雪恥！雪恥！難道今後尚非其時嗎？

恥的實際表現是什麼？就是剝奪我們民族的自由平等，恥的實際記錄在那裏？就在那一宗一宗一條一條的不平等條約上，不平等條約就是我們民族的賣身契，不把此契銷毀，不把此身贖回，何從自由！何從雪恥！我們看看舉世所共稱的亞洲兩個病夫！近東病夫土

今後雪恥的兩條道路

耳其遠東病夫中國，過去的情形已經不同了。近東病夫的病已經醫治痊愈，差不多恢復健康；「靈鏡的恥辱」已經雪掉了。……考近東病夫的痊愈病除，是由它自己先謀求衛生充實體力，然後借醫藥來盡一點表面責任，與臨時手錶而已。那麼我們遠東病夫的病怎樣？打算怎樣去治好它呢？我們的身體近來不是已經大有起色了嗎？我們將繼續身體的這種起色，對於全身，得寸進尺更加培養，更加鍛鍊，以達到一個相當的健康程度，而一旦完全戰勝痛癢呢？這是專門倚賴醫藥去敷衍，而廢弛全身的培養與鍛鍊，甚且兩有一點起色，又我賊一下，都在斤斤不惜呢？這是認定一些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剜肉補瘡等等的辦法，而不作全體周身的根本打算嗎？同胞們！現在的時代，已經不容許任何民族，躲在旁，閉關自守了。如果是弱小的，不過着狡猾的朋友來巧偷，一定要遇着強暴的朋友來豪奪。豪奪者固不計你平等，不許你自由，巧偷者偷去你的自由與平等，而使你不自覺得，手段尤其厲害！像我們中華民族現在正要取銷不平等條約，而圖謀恢復自由平等，對於自家環境的危險，對於世界情勢的惡劣，應該如何的認識清楚！對外的認識如果不真，對內的圖

結往往是會緊的。倘若自身終於麻木不仁，團結不緊；處在這種時代與環境之中，何刻刻處在被入巧偷豪奪的恐怖之中，那還說什麼靈恥？事實倘真不容許我們了！

其實我們的民族並非「弱小」，而是「弱大」。我們民族的特點之中，既然有一個「大」，我們要救我們的「弱」，正可以就從這個「大」下手。大家要知道：我們的大，不僅在土地，而且在固有的文化。我們固有的文化原高出於其他的民族，因為我們未能發揚光大它，反而不見其大了。於是科學不發達，工商業不興而貧，體育不發達，軍備不完整而弱。我們在求與其他民族平等之中，實在應該早將自家的一切弄好。因為我們本有的一切標準是「大」的，所以我們民族的質：應該與它量的大相稱；我們國家的富：應該與它土地的大相稱；我們新文化的發展：應該與我們固有文化的大相稱；我們現在的表现，與好萊的期望，應該與我們過去歷史的悠久偉大相稱。我們既有了這個「大」，如果事實能和它符合，那我們的國際地位，馬上抬高，還愁外人不和我們平等嗎？還愁不平等條約不取消，而國恥不雪嗎？所以他人以不平等的恥辱加諸我們民族因大之身，我們還要發揮我們的「大」，去

免除我們的「弱」，自然就消滅掉我們的恥了。大家莫忘記我們是「弱大」，畢竟與弱小的民族不同啊！

我們許多國恥的起因，就是帝國主義者覬覦我們的富源。我們與帝國主義者決生死，相肉搏的焦點，就是經濟問題。我們一定要抵抗了帝國主義者的經濟壓迫，然後我們的恥才能雪，提倡國貨是發展經濟的唯一要途，當然也就是我們消雪國恥的最有效的方法了。

我們為什麼提倡國貨？大家不可把它最後的目的，真正的宗旨忘了。這種提倡，為的是整個民族的生存為的是國家建設的鞏固，為的是雪恥，並非為國民各個人的享樂與便利。聽用國貨乃國民人人所當身體力行，人人所當負起責任來幹的事。在決心購用國貨之中，我們實在要具有堅忍的意志！要抱有熱烈的感情！要振奮起革命的犧牲的精神！要念到我們的民族散漫如此，我們的國家危險如此，還是我們各個人享受之時麼？「享受」兩個字，我們民族暫時實在談不到！在我們平日衣食住行之內，如能專門購用國貨，即使粗糲醜陋，我們仰不愧於民族，俯不作於良心，這就是我們精神上最高的享受，否則衣食服用，

都傾向於舶來品，雖極盡華美利便，而我們的退身與環境中將觸處都是我們的恥辱的寄託了。習而久之，恥辱雖一件一件地表露於我們之前，而我們的情感意志，已經均被麻木，不知其辱，不覺其恥，心無所危，意無所動，那雖年年慷慨激昂的紀念五九，日日高喊打倒帝國主義，而國家的實業終於不振，帝國主義者對我們的經濟侵略依然如故，將何以自解呢！

我們一定要對內把國家治好了，然後才能對外雪恥。但是我們要做到國治，一定又要把把意志統一於主義，統一於公，任何事情都站在公的立場上來判斷，使全國有一個公是非，然後才能有效。所以現在可以拿一句最簡單的話來做結論，就是，「要有國是然後才能國治；要先國治然後才能雪國恥」。





## 新軍閥是今日革命的對象

——十八年五月二十日在中央紀念週報告

各位同志：今天做紀念週，我們想有一種事情，姑且足以養奸，實已才能責人。我們並且覺得中國自從北伐統一以後，實際中國的統一還是沒有辦到。兄弟以為要和平統一，是要有真正統一，才能和平，當軍閥在四面八方搗亂的時候，人民的痛苦和犧牲是多麼深切，所以要和平是要打倒軍閥，要打倒軍閥，是要使其無權起者。我們曉得黨是領導國民成立政府，但最小限度，黨應有紀律紀綱，凡是在國民政府以下，誰也應該遵守紀律紀綱，如此國家才能真正統一。所以無論是黨員或非黨員，軍人或非軍人，均應一致服從。但是我們對於這一點，覺得尚未做到。

本席服務中央，覺得中央有幾個缺點：一，中央常做治標的事，而未做治本的事。我們本來很想從物質建設去努力地方自治，堅固我們國家的基礎，以達到對外取消不平等條約，對內使民生問題得到一個解決。但是總因治標的事多，而未能做到治本的工作。二，

新軍閥是今日革命的對象

中央非常過于鄭重。中央每遇到一件事，不願過于操切，有許多事，都到了絕難挽回，才設法解決，這種不能防患於未然，中央是應該負責的。三，「中央民主而不集權」。中央在民主集權之下，無論什麼事情，中央都不願專斷，多方採黨員及各方意見，才做成一事。但是我們大家都知道，任何事非有中心力量不可，有中心，力量才能集中。乃中央一方顧全大家意見，一方對於明明為不合的事，不能拿出紀綱來說話。要知道中央豈知有紀綱，無商量餘地，過去中央幾乎無集權可言。

以上三個缺點是我們應該檢查的，但是這種情形，或因事實上之不得已，很應受全體黨員全國民衆之諒解。我們並且不能在事前儼然一心一德，服從中央的時候，來多所過慮，此非中央之錯，但中央並不拿出黨與政府來處理一種禍機潛伏的事，而以同志資格來說話，也是無可迴避不得已的事，可是紀律不可毀，紀綱不可亂，同志在黨是無自由的，是要為一團體爭自由，不是為個人爭自由，尤其是政府官吏對於政府命令隨便批評，隨便反抗，此種行為，無論是什麼國家，任何人民，是絕不應有的。以此淺顯常識，豈有所謂不

明瞭者。中央平時所以不贅述者，良以凡屬官吏，均應瞭解耳。

革命是以軍閥爲對象，我們曉得帝國主義者無軍閥爲其爪牙，不能達其擾亂中國之目的，政客官僚無軍閥，他們亦無從投機取巧。總理說：打倒曹吳之後，在使無繼起者。現在北伐統一了，在使不願再見張宗昌孫傳芳之繼起者。可是最近李自之頑抗中央，縱欲如何辯爲非軍閥，絕不可能。兄弟對軍閥之解釋，以謂將槍炮堆成一扇門，自絕於羣衆。是爲軍閥。所以凡是擁兵自衛之流，憑他說愛國也好，愛民也好，可是他自爲軍閥而不覺。譬如李宗仁之流，如果可以說不是軍閥，那末陳炯明也可以說不是軍閥，現在在統一之下，竟有表示過絕對服從中央開會也到，如李白之流，編會閉幕回去之後，竟反其道而行之。最近又看見河南陝西又發生極離奇之事實，他可以隨便把國家交通任意毀壞，國府有令教他接防，他可以隨便離開，國府沒有令，他竟自動集中，此種行爲，卽爲軍閥。

他們還說什麼護黨救國。試問護黨的是否應叛黨。我們可以曉得他的護黨不是國民黨。至於說救國，試問稍有良心，誰願再使民衆重罹鋒鏑之苦，再見軍閥之禍！要救國是要

新軍閥是今日革命的對象

## 新軍閥是今日革命的對象

### 四

廢除不平等條約，在侵略日軍撤退之時，意圖引起糾紛，他們所救之國，是否中國。此種善於作偽，反覆無常之軍閥，我人爲黨國計，當能姑息。尤有進者。彼輩以破鞋袴衣，自號儉風，而整千萬之賑災銀錢握之一手，奪數千萬民衆生命以快一己，而閉封至今更有所謂將軍府者，此種作偽日拙，比孫傳芳，張宗昌，陳炯明更下一等。因爲他實在不知黨義，更不知所負之責任。最後我們知道 總理遺囑告訴我們，要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更何況同是中國人民，所以我們很寬大爲懷。總理並且說：「凡我同志，」照這種軍閥够得上做我們同志嗎？我們希望人能自悟其歧途，不要自尋死路，自掘坟墓。

## 怎樣去用我們底槍桿子

——在中央軍校第六期畢業典禮講

各位同學各位同志：今天是中央軍校第六期學生畢業的日子。剛才我們聽見校長報告說：「黃埔學校從開辦到今天，已經整整的五年了」，但是我們試想：這五年的黃埔學校是從那裏來的？我們一定不遲疑的回說：是 總理所手創的， 總理手創了這個學校便以本黨的三民主義，和中國以民革命的責任，交給了同學；同時命令蔣校長以嚴格的革命的教育精神，來訓練同學；一面半讀着同學去進行國民革命；這底黃埔軍校五年歷史的所由來。在國民革命過程中黃埔軍校是極名譽的。這種名譽，始而由最初一期同學，很困苦的提高起來。當時他們還沒有畢業，祇讀了幾個月的書，受了幾個月的訓練，然而他仍竟能為國家十分努力，給學校以極大的光榮了。後來的同學，也能保持這種名譽與光榮而不墜，於是形成了黃埔整個的歷史。所以我們今天想起黃埔學校的一切所由來便不能忘記這四層：第一， 總理的手創；第二， 蔣校長的訓練；第三， 老同學的奮鬥與犧牲；第四

怎樣去用我們底槍桿子

，後來同學的繼續努力。既然有了這四層，乃有了黃埔軍校的歷史，乃有了最近兩年來國民革命的發展的歷史，然後今天在場的同学，乃得有標行完成了學業上相當的造就。那麼，當位除對於蔣校長辦理本校的熱心，應永誌不忘外。還應該永遠不忘 總理以及已死的同學，和和所賜。以後諸位在行為上，除掉對蔣校長的一番造就應負責任外，還要對總理，對已死的同學，毫無作才才行。果能如此，那一定就對本黨對國家對民族通通毫無愧作了。

青年們凡到了學業有個結束的時候，同時對於做人的道理，也就應該完全明白。因為到了這時一個人的實際奮鬥的發軔點，已經橫在他的面前，他就要鼓足勇氣，開始踏上他爲社會而努力而往行的大道了。如果學業雖有了結束，而做人的道理，尙未明白，那就不知道怎樣努力，怎奮鬥，怎樣犧牲，甚且根本不知道努力奮鬥與犧牲，那就枉有了他所結束的學問，未免太可惜了！諸位目前已經畢業，立刻就要把自己所得的學問，按照自己所明白的做人的道理，表現到事實上去。剛纔蔣校長說：「我們對於主義，應該十分忠

實」，主義是什麼？是三民主義。是我們整個的做人做事的道理，就是我們努力奮鬥犧牲的方針，如果離開主義我們的一切行動便將不知所措，我們也不能好好的做人了。所以青年必須皈依於主義，尤其是學業已有了相當結束的青年！

別樣且勿論，現在且就眼前的事物，來舉個例證。例如諸位每人現在手裏所拿的這一杆槍；如果諸位不信仰主義，一切不照主義去實行，一切不是去實現主義的便不會知道它應該如何用法，便不能把它用到極適當的地位。同是一桿槍，在帝國主義者與軍閥手裏，因為沒有三民主義做指揮，便用它造成了世界上的一切反革命；在諸位手裏，有三民主義指揮着，便用它去取銷了世界上的一切不平，爭得國家民族的自由與獨立；而促成了國民革命與世界革命。諸位手裏的這一桿槍，雖託于諸位之手，但是它果然便屬於諸位所有嗎？屬於任何個人所有嗎？屬於任何小的組織團結，派別，所有嗎？不！絕不！它們完全是屬於黨國所有，屬於主義所有啊！它們惟其是屬於主義所有，然後燦爛幸福的世界，才能由它們造出來，否則它們落於主義以外任何的勢力範圍中，世界便一步一步的踏進黑暗之門

怎樣去用我們底槍桿子



了！所以諸位應該緊緊的爲黨國，爲主義，抓住諸位手表的槍桿子，至死不要放鬆！

總理，蔣校長，以及已死的諸烈士，啓發諸位的是什麼？什麼是諸位肩上的責任？什麼是諸位手中的責任？諸位每日最接近，最少分離的，就是手中的這一枝槍，諸位一抓到它們，就該猛抱一抱到自己的責任何在！有他們在諸位手裏，在諸位始終不渝的精神上，就應該馬上感到實現主義的責任，是同時降臨到自己的身上來了！

最近桂系軍閥的橫暴，以及繼桂系而起的人，不顧黨有紀律國有紀綱，不顧國民要革命，而革命有主義。他們只知道手裏有了槍桿子，便什麼都可以做了；可以對於黨國所寄託的中央政府講價錢，可以買全體國民的大不忿，而破壞交通，落志不軌！在這樣情形之下，他們明明是用他們手中的槍桿子去幫助帝國主義者造成反革命了！那麼，黨國所有的，主義所有的，革命所有的槍桿子，責任所在，對他們又將如何呢？政府下令討伐他們，有人不諱，還在那裏說中央應該維持和平，應該顧全統一不應講武力，不知中央惟其要求真正的和平，要求實際的統一，就非消滅反革命不可！就非討伐破壞和平，破壞統一的不

可！不然黨國興家，特地將槍桿子給予諸位何用的呢？所以在黨國的立場上，在革命的立場上，在主義的立場上，諸位同學應該如何做人，諸位必須猛省，必須深思！必須留心黨國的艱難，革命的危機，主義的障礙何在，而努力去和它奮鬥！

剛才蔣校長說：「大家對於主義，要誠心誠意將來怎樣去用槍桿子的道理就可明白，就不會錯，大家就永遠不會變成軍閥了」。這的確是中央所希望於今天畢業的各位同學的。這一點，中央只能希望於能够繼續諸先烈的各位同學，只能希望於始終受蔣校長訓練的諸位同學，只能希望於接受 總理遺教的諸位同學啊！

怎樣去用我們底槍桿子

怎樣去用我們底樣子。

# 二中全會開會詞

確定實現遺教具體方案

對人民期望應使之滿足

——二中全會應負之責任——

各位來賓各位同志，各位委員，今天是第三屆中央執行委員第二次全體會議開幕的一天，自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閉幕以後，我們同志所負的使命和責任比往前更加重大，在第一次全體會議中，我們還有問題未及十分具體討論，我們既接受了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自然要將許多問題，無論是關於黨務的或關於政治的，一一求其實現，但是為時間所限，而且當時大家都着力於治標的緊急的問題，所以有許多根本問題，未及推行盡利，按照總章的規定，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每半年至少開會一次，現在剛剛在 總理奉安之後，有許多問題亟待全體會議來決定的，所以大家都希望召集第二次全體會議，因為好幾年來，中國已陷於四分五裂的狀態中，而不能歸於統一，所以 總理奉安的大典就舉了

二中全會開會詞

很久，今年我們已把 總理的靈柩由北平移來了，本黨全體的同志都以至誠至敬的心來完成這一個奉安大典。但是我們要曉得 總理的體魄已奉安了，而 總理生平的主義政策所遺給我們的，我們怎樣來努力實施，方能安 總理之精神安 總理之心？我們同志見到這一點，所以在完成 總理奉安大典之後，大家都希望同志在這個時候召集一次全體會議來商量種種的問題，尤其是在 總理奉安後我們因召集這一次全體會議的本意，覺得我們黨員自己的任務和對於國民所負的責任都應該切實討論一下，我們都曉得，本黨是 總理主義政策所領導的一個組織，一個團體，如果我們於 總理的主義政策不能實施一天，就是我們黨員的義務沒有終了的一天，固然以本黨同志的努力奮鬥，國內一切的障礙已被掃除了，而這些都是在軍政時期中所應該努力的，在訓政期中， 總理所謂革命的建設，我們還沒有做到，尤其是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閉幕以後，我們根據 總理的遺教所確定出來在黨在國的這些原則，雖然已加以一番討論，但是還沒有把他一一來推行，因為我們尚未把更具體的方案確定出來，使他在一定的期間內可以馬上實現的，關於這一點，希望今天我

們的同志在開會時要注意到的；現在我們天天做工作，而天天做不好，這是甚麼原因呢？就是國內一切的障礙還沒有打破，現在軍政終了訓政開始的時候，在黨內還有些少不真的反動份子，在國軍編遣會議閉會後我們曾再三聲明和平統一是目前救國的一個大方針，是人人都不可侵犯的，但是有些少反動份子還在那裏被壞，所以我們爲維持國家的和平統一計，不能不給他們以嚴厲的制裁，因此我們不憚是在消極方面打破這一種障礙，就算了事，尤其要在積極方面來努力進行，以實現總理所遺給我們的主義政策。同時在這個時期內，人民所期望我們的，我們應該給予相當的滿足，在這些地方，都要我們全體會議來討論，使成功很具體的方案，在一定的期間內能夠切實實現。但是這些具體的方案，我們非徹底的詳細討論不可，在現在的時期內，一方面我們已把障礙物除了，但是一件事不是消極的可以做得好的，必須有積極的精神積極的政策積極的計劃積極的去辦，才能夠做得好，這是很明顯的。現在所以產生反動份子的原因，是從那裏來的呢？他自己個人固然有種種的原因，自走到反革命的路上去，但多少是歷史上所遺下來的流毒，所以在社會上演成了

這一種方式。十多年來，這種軍閥割據的毛病還沒有去，而我們也當從根本上去解決，我們經過了若干事實以後，凡是一件事到了眼前就拿相當的手段應付他，這不是治本的辦法。所以我們曉得在建設上在制度上在實施上應當從根本上做起，我們覺得有多少時候，黨的中心建立起來之後，而黨國中心往往要預備應付各個治際的問題，而把我們根本的建設耽擱了，這是我們的一大缺憾！現在時間已到，我們對於人民如何使他們的要求能得到相當的滿足，即對公而言，我們的如何努力才可以把不平等條約廢除，我們一定要使種種的實施和外交相輔而行，才可達到廢除不平等條約的目的。再就現在而言：軍事如何才能發展這些軍隊為國家的軍隊，不致成為私人的軍隊；財政要如何的去做使財政的基礎能夠鞏固，並且在建設上如何才能够肆力實施。凡此種種，都希望我們同志在這一次全體會議開會的時候多多注意到，使他都成為馬上能夠實施的具體方案，這個時期我們切不可忽畧的。今天兄弟在開會式的時候，承各同志不棄，推兄弟講幾句話，兄弟所感想到的是如此。但是有種感想是大家所共有的，兄弟向來是不會講演的，所以簡單的把大家的意思說出來。

來，並且把開會日我們所希望實現的請各位多多留意，以期實施，而完成革命的建設！是今天兄弟的一點感想，請各位注意！



二中全会開會詞

## 革命建設是本黨今後一切工作的中心

——十八年六月十七日在中央紀念週演詞——

各位同志：今天紀念週，正在第三屆中 執行委員第二次全體會議的開會期間。這次會議，到會委員之多，幾乎爲從來所未有。因爲從前到會人數，最多不過過半，而此次竟有三分之二。單就委員踴躍到會的一點看來，已見出有很好的氣象了。其次，從前開全體會議，所討論的案件，往往是局部的枝節的，有時因爲各人的意見不能一致，連這局部的枝節的案件，還不能盡情討論，得一個完滿的解決。這次會議，各位委員，大家都能在總理遺教之下，將黨政建設的各種根本問題，作極精詳的討論，以確立具體的方案，作實施的軌範。所以會場中所討論的，是整個的建設問題，而不是某一個局部的問題。與議的人，又都親愛精誠，一以 總理的遺教爲依歸。再就會議的內容看，也是勝過以前的地方。

兄弟曾經說過，革命是被破壞與建設並進的事業，破壞是建設的開始，建設是破壞的告

革命建設是本黨今後一切工作的中心

終，由此可以知破壞不是革命的目的，而是實行建設的前驅。總理也曾說：「辛亥一役，在數月以內，推倒四千餘年的專制政體和二百六十餘年的滿洲征服階級，這種破壞力，不能說不大。但是三民主義，到現在還不能實行，這是什麼緣故？就是由於破壞之後，沒有照預訂的程序去建設」。又說，「革命為非常之破壞，故不可無非常之建設以繼之」。我們知道，總理致力革命四十年，其目的在實行主義，以求中國之自由平等。但是自由平等，非徒事破壞所能得，必須在一定的破壞之後，從事於有主義有政策的建設，為自由平等立深厚的基礎，因此建設的成功，便是革命的成功，換言之，也便是自由平等的完全實現。這一要義，凡是努力革命的同志，都不可不真切地認識。本黨所領導的國民革命。目前已由軍政時期進到訓政時期，我們放眼看一看中國現在的實際情形，便覺得處處呈露要求整個三民主義的實際建設。過去數十年中，因於國家力量的衰退，無端加上不平等條約的束縛，使民族地位，日趨低落，因於政治制度的腐敗和瓦解，使國家組織崩壞，人民便屈服在官僚軍閥的淫威之下，任人宰割而莫能轉側，因於帝國主義者之壓迫和侵略，使生產

事業，無由進展，人民的生計，也便以之而益加困厄。於此，可知中國在民族民權民生這三大問題上所需要的建設，是如何迫切了。我們現在所承受下來的，很明顯的便是這樣一個殘破空虛，僅存軀殼的中國，我們今日的工作，也就無疑的是要在這樣的一個國家裏面，依照總理遺教，努力開展出一個新的局面來；在民族方面，要振刷民族精神，努力解除帝國主義者的壓迫，以恢復民族固有的地位；在民權方面，要訓練人民行使政權，養成其負荷政治的能力，鞏固憲政的基礎；在民生方面，要開發交通，改善經濟制度，嚴正生產組織，以滿足人民物質的要求，從上述這三個連環的要求看來，便可以知道三民主義的革命建設，實在是本黨今後一切工作的中心。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正當召集於軍事告終統一完成之後，其唯一使命，就在確定訓政時期一切根本的建設大計，藉總理遺教的昭垂，和全黨同志之努力，總算獲得優良的成績。第一次中央全體會議，時期匆促，在會議中，僅僅決議接受大會全部決議，以及解決了其他幾件較重要的案件，至於三全會決議案的如何推行，訓政工作的如何設施，何日完成，都是在這一次全體會議中，詳細厘定，妥

革命建設是本黨今後一切工作的中心

三

爲規畫。雖然以我們有限的力量，在這短促的時期中，對於各種方案的條理節目未必能弄得很妥帖，但我們有總理的遺教在，事實上我們已有所遵循，很可堅決自信，已無所虞其阻礙了。

有幾多人問，這次會議的經過，似乎太平淡了，連日會議，我們從未聽到一件足以聳動聽聞的決議，尤其是報館記者，他們天天奔波着探訪新聞，希望得到一點新奇的材料，供社會人士的閱讀。但是這一次，也有幾位記者，很失望的說，「在歷次會議中，我們常常可以得到許多新奇的材料，得到之後，便很起勁很快的打電報去發表，可是這次會議中，竟和沒有事的一般，所得的消息都平淡無奇，不足以掀動讀者的耳目，這真是一件憾事了」。他們這種話誠然有他相當的理由，可是沒有可驚可怪的新聞，却絕對不值爲這次會議去抱憾。記得兄弟在歐洲的時候，法國英國德國等報紙，天天在那裏替中國造可驚可怪的消息，不是說中國的軍事領袖分裂，便是說中國的對外行動如何粗暴，或者政治設施如何謬妄，文字上寫得有聲有色，無微不至，在倫敦時，便又看見這一套，因此兄弟便找到

泰晤士報的編輯人來重重的談了一頓，兄弟說：「你們這些人到底想些什麼心思，見了中國人，嘴裏終說着『中國和平統一，國運昌隆，可是事實上，又天天在那裏造中諷的謠言，惟恐中國不亂，國命革命成功，這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呢？』他說：『那麼請問你是何所指而云然呢？』兄弟便指出某天報上的記載對他說：『某天報上，你們載着蔣先生到了北平，便馬上電請中央辭職，不錯，蔣先生電請辭職是事實，但是你何以在下面再憑空加些揣測之辭，說他是別有用心，別有懷抱呢？後來中央不准蔣先生辭職，而蔣先生祇能繼續服務的消息到了，你們又在下面加些惡意的案語，說中央和蔣先生是另有會心的，試問這種附証，如上去有甚麼意思，對於事實又生什麼關係呢？』他說：『這個麼，那是有聞必錄，駐華訪事來的電報是如此，在報館方面斷乎沒有旁的作用的。』兄弟說：『有聞必錄這個話，原來你們也有，但是既云『所聞』必不至這樣狹隘，祇屬於詆毀這一方面，何以『所錄』的也僅僅如此，祇有惡意的揣測呢？總之，你們既說同情中國國民革命，就用不着這種相反的手段，如果如此，不覺你們的訪事戴了着色眼鏡，就是你們報館自相矛盾了。』固然這些

革命建設是本黨今後一切工作的中心

外國新聞記者的是否別有用意，自無庸我們去申論，但是有些報紙，也的確歡喜這些光怪陸離的新聞，以刺激閱者的神經，掀動閱者的眼目，閱報的人，也歡喜看這種新聞，助爲其餘酒後的談資，假定有一件事，人家不知而祇有自己知道時，更駭爲獨得之祕，視如可居之奇貨呢。因此蜜樓海市，捕風捉影的新聞，便相因而至，造謠生事的人，也就更多了。

兄弟覺得形成好聽驚怪，好求刺激的現象，大概有兩種原因：第一，就一般的看法，這很可說是近代流行的「都市病」，固然這種情形，並非爲前此所沒有，然而至少總沒有像今日的厲害。近代人尤其是過都市生活，而日處繁忙中的人，他在日常工作上，已經受各種刺激，此外都市的繁雜如車馬聲，機械聲，以及強烈的電光等等，都是無可避免的副激。人在這種環境中，身體上自不免感到疲勞或困倦，要求刺激的心，也就益加急切了，他們感覺人生的苦悶，人生的平淡，便天天求新奇求怪異，偷單言之，無非在那裏求刺激。我們看有許多人，以看悲劇爲快事，視痛苦爲娛樂，至以求肉感刺激，官能的刺激的，更

是一種普遍的現象。由此推論一般人看某種事件為平淡寡味，而報館記者亦以此為不足引起社會的注意，却故意搜求些新奇的材料，以供人們的欣賞。這種徵象，乃是人類社會的病症；在實際上是絕對不足為訓的。其次祇就中國的情形而談，除上述一義之外，還有一層，也是很明顯的。民國十餘年來，人民天天過着流離顛沛的生活，耳所聞，目所見，以及自身所遭遇的，不是匪警，便是兵燹；政局是恍惚不安，軍閥更互相雄長。這種走馬燈式的極不安定的印象，很深刻地印在他們的腦筋裏。在這一種喘息不定的情形之下，對於建設事業當然更放在腦後，就是有人提起，也不再來理會了。本黨於此，雖然經過過去不斷的努力，統治了全國，現在更積極進行革命的建設，期本黨主義之推行，但是人民對本黨的看法，和以前對軍閥的看法，絲毫並未改變，看今日的國民政府，無殊於昔日的北平偽政府，換句話說，就是往往以十餘年來指摘軍閥官僚政治的舊觀念，舊心理，來忖測本黨政府，這固然由於人民政治意識之薄弱，和舊觀念之難於肅除，但是一二野心家的好為反測，使本黨事事未能切實救平，建設大計未能若若施行，也是一個極重要的原因。本黨

革命建設是本黨今後一切工作的中心



處此，惟有以堅毅不屈的精神，打破這環境的障礙，一方面要極力糾正人民這種謬妄的心理錯誤的觀念，一方面便要督責政府，清除叛逆，不使爲梗於革命建設之前途，延長人民的痛苦。我們深信唯如此，才能使人民變態的心理復於常態，建設的大業，獲得澈底的成功。

於此，我們更其應當明白的，就是三次全會，並不在想弄些可驚可怪之作，來做些迎合人民心理的新聞，我們祇是苦心孤詣，想厘定各種建設的方案，而期於切實之執行，好奇的心理，求以時事爲刺激的心理，本黨同志，固然已不容存在，便是普通人民，也應當完全改掉。因爲時代變遷，這種落伍的心理，已非實行建設的時期所應具有了。世界上精粹的事理，可行的方案，大概循循規矩，平淡無奇，誠如古人所謂不在乎非常可喜，要在於不可易，我們看 總理遺教，知心理的，經濟的，政治的；……：建設，一切都很有常，沒有什麼可驚可怪的地方，可是內容之賅博，和圖畫的周詳，古今中外，却沒有一個人可以企及。我們同志，既決心實行 總理遺教，矢忠黨國，所焦慮的，就在如何担負得

起這一個實行的使命，使 總理的這大規劃真能一一見諸事實。就目前最切要的情形說，在軍政上，一切軍隊，如何能成爲國家的軍隊，以健全國家的力量；在外交上，如何能取消不平等條約，以解除整個民族的壓迫；在財政上，如何能統一財務行政，剔除積弊，以優裕國家的財源；尤其是地方自治，爲建國治國的基本工作爲革命建設的重心的；今後更將如何推行民國的基礎，由確立而鞏固。這一切都是 總理所主張，在理論上我們也早已耳熟能詳目爲平淡了，然而這些事集舉國人民之期望，和我們同志的努力，還不能趕速促其實現。這程我們除眼勉堅忍，同心協力，以實行 總理遺教，實現 總理計劃相勸勉之外，還要有什麼新奇的劇作，自眩眩人呢？

有許多人甚至本黨同志，他們異常急切的期待着想，本黨主義，如何能一舉手而促其實現，本黨政策，如何能一投足而即觀厥成。豈知建國治國的事業；是極艱苦而偉大的，既不是一手一足之勞所能做好，也不是一時一刻的時間便可成功，殘破空虛的中國，經百年來帝國主義的剝削，十餘年來軍閥官僚的吮吸；早已百孔千創一蹶奄奄，我們要扶持

他，壯健他有應用的方法，有應走的道路，按部就班，一著一著去施行，方不至於做事。這些方法和道路，便是總理所指示的遺教，如果不然，却妄事刀圭，亂投藥石，結果的危險，也就可想而知了。誠然，求治之急，其由於望治之殷，但是我們的急，要急於實際，而不僅僅在會人見到我們的緊張，以引起淺見者的贊仰，有些人他不顧事實，利用人類好奇的心理，造幾個怪謬的口說，想幾個不切事實的辦法來煽惑人家，須知所謂事實，所謂切實的工作，是完全不從好奇心來的，因為好奇心易於使人弄錯方向，它但圖一時的快意，一時的新奇驚人，推行所極，必至倒行逆施，盡思無窮，這種人，他簡直把建國治國的大業，視同兒戲，如果他執掌政權，一定像戲台上的演員，故意去迎合人家心理，做出種種投人所好的動作，以博得台下的彩聲。試想以懷抱着這種心理的人。負荷實際的政治責任，又豈能使黨國不遭受其患害呢？近來有很多人隨便指摘政府，說政府天天向帝國主義者講話，不肯力行革命的外交，固然我們不明白所謂革命的外交，除取消不平等條約以外；到底還有什麼？但是俄羅斯的外交，是不是革命的呢？我們學俄國，到底行不行呢？

不必說我們沒有雄據歐亞廣漠無垠如俄國一樣的地勢，更無從不顧一面，片面的將所有條約都宣告廢除，就是有此地勢，和玩過這種手段的俄羅斯，到現在也不能不因感到痛苦而回轉頭來了！。本來就國家立場看，祇要是世界上的一國，他斷斷不能孤立的，近年來俄羅斯，天天希望英法同他復交，重訂商約，也希望美國同他訂約，予以從事國際貿易的機會，他更切求美國投資幫助他發展生產事業，以舒展其國內的經濟。我們試想何以俄國在做了那篇可惡可怪令人動魄的文章之後，倘若便改成一篇平淡無奇了無怪異的東西呢？這是什麼理由？也不過說，「爲事實所限，所不得已也」。現在中國外交上，有人爭議的，是在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廢除」二字，他們以爲祇要片面的宣告廢棄以前的條約，便一切都行，如果照現在政府的措施，就失了廢除的意義了。這一層，實在是很錯誤的，固然總理主張廢除不平等條約，是極重大的遺訓，但在政綱對外政策第一條上明明說，「一切不平等條約，如外人租借地，領事裁判權，外人管理關稅權，以及外人在中國境內一切政治的權力，凡侵害中國主權者，皆當取消，重訂雙方平等互尊主權之條約」，在這裏，所謂取

革命建設是本黨今後一切工作的中心

消，是要將不平等著使之平等，而上面的所謂廢除，也無非要將不平等著使之平等，甚至我們說修改重訂也不過是改其不平而使之平，既然其目的，仍是一樣的要求平等，我們所應嚴重注意的，是政綱所列舉一切不平等的內容，所應急起直追的，是政綱上說的於最短期間那廢除與取消，在字面上，在實際意義上，根本沒矛盾，還值得我們去斤斤爭議嗎？

兄弟常常想：本黨是一個革命的政黨，照理不僅黨中同志，個個都負荷着實行主義的責任，但是普通人民，在這樣一個殘破不全的國家中為謀自己的生存計，也應該竭力贊助本黨，使本黨有完整的力量，從事於根本的建設，可是現在，往往見到以革命自命的同志，不肯負他應負的責任，都站在旁觀者批評者的地位發些不負責任的言論，來阻撓一切建設大計的進行，這等人，真不知是何居心？固然批評不一定是壞事，但是真確的批評，批評者一定負有相當的責任的，也對於某一事件，表示不滿，但這不僅是空言而已，一定要拿出使人滿意的辦法來，指摘某項計劃的錯誤，但他也一定有一更好的計劃，足以替代去

行使，如果自己沒有東西，却隨便亂下批評，而視然自命爲反對派，這是够得上這稱謂的麼？他們跳出了事實的圈子，儘管唱着高調，以獲得一般的謳歌和崇拜。他在外交上，固然可以說你們爲什麼還沒有把不平等條約完全廢除，就是在財政上，也可以說你們爲什麼還沒有將收支齊一，在軍政上你們爲什麼還沒有把一切軍隊一律行徵兵制；這種說法，未嘗不高調堂皇，但是這裏就沒有負同志的責任，連批評的責任，都還沒有盡到罷。

我們確切知道，今日是革命勢力與反革命勢力，最後肉搏的時期。本黨的危险，無疑的是以此時爲最甚，口所需要的努力，也當然以此時最爲急迫。由於今日革命勢力，與建設事業之猛進，一切反革命的勢力，必然也加緊他們的工作來阻撓我們主義的推行。我們明白看見在編遣會議中決議國軍編遣進行程序大綱之後，懷抱封建割據思想的軍閥，知道快要滅絕他們的生路，便相互勾結，退兵謀逆，以求最後的掙扎，前者如李宗仁之謀叛，近者如馮玉祥的作亂，都是彰明昭著的事實。現在三次全會，已規定訓政期限爲六年，這六年的訓政工作，完全以推行地方自治爲中心。假使訓政完成，憲政實現，一切貪官污吏

革命建設是本黨今後一切工作的中心

，士農勞紳，都將無由寄生，無由再過剝削的生活。這些貪污土劣，在這時期，也一定要與軍閥同樣地起而反抗，苟延他們垂絕的生命。在這種極嚴重的時期，我們唯有克敵制勝的方法，便是以犧牲的精神，遵守 總理遺教，服從本黨決議，精進不懈，以努力于革命的建設。我們深信唯有革命的建設，才是以防止及反動勢力之復興，絕滅反動勢力的根株；而以犧牲的精神，去遵守遺教，服從決議，更為實行建設必備的條件。因為我們的努力，必須要有一定的目標，尤其在同一戰線的同志，更應該有相同的目標，以謀力量的一致中，我們能到這一步，我們的力量，才不至虛耗，我們的努力，才不是徒勞。因此兄弟會說，遵守遺教與服從決議，是黨誼黨德之最大者，這就可知它的重要性是如何巨大了。

在一切工作之中，何以犧牲的精神，為我們所不能缺少呢？這是由于同志能遵守遺教，服從決議，不顧成敗以努力於革命的事業，一定是基于他犧牲的精神的。我們在 總理領導中華革命黨的時期，入黨的誓約上就說：「犧牲自由生命財產，服從 總理努力革命」的是一個革命黨員而沒有犧牲一切的精神，便根本喪失了革命的意義，肯犧牲，才能努力

，能努力，才會成功。總理的偉大，就在於此。兄弟曾經說過：他的一生，祇有積極而無消極，無論環境如何困危，事情如何艱鉅，他總坦然處之，毅然行之，這一個百折不回自強不息的精神，貫注了他整個的人生。這個積極的人生觀，無疑的是由於博愛，由於犧牲為羣，他發達革命，早就不顧自身的一切，一言一動，無非為民族謀利益，為人民增幸福。基於這種精神，成就了他古今無二的偉大人格，和遺留下救國救世的革命主義，作人類幸福的寶藏。我們是總理的信徒，早已以實行總理的遺教自任，尤其在這樣一個艱難危苦的時間中，首先應該養成一種勇於犧牲的精神，作我們一切工作的基礎。我們相信能如此，軍閥餘孽，封建遺毒，以及一切反革命的勢力，斷不足以為我們革命建設的障礙，而革命的全功，也可賴有我們不斷的努力而及早完成了。



革命建設是本黨今後一切工作的中心

## 國民政府的經過與其將來

——國民政府成立四週紀念日在中央黨部及立法院演講——

各位同志：今天是國民政府成立四週紀念。我們要知道四年前成立國民政府的經過，就應該先明瞭成立國民政府完全是 總理遺志，而不是我們後死同志所憑空設想的。民國元年時，我們以國民黨的前身中國同盟會，領導國民，成功革命。當時國民黨功成不居，並不掌握政權，而仍在民間從事革命主義的推行，於是威黨的實力缺乏，遇着無限的阻礙，國家便陷了十多年的亂子，民國祇成一個空名，挂一塊招牌而已。民國以後，木黨所遇到的困難，實在比以前更多，但是 總理奮鬥的精神，不但不以此稍挫，反而更強烈起來。他是抱定了他的救國主義，去和一切反動勢力拚命的。這個救國主義是甚麼呢？就是三民主義。總理一生的努力，乃完成他的救國主義為目的；這種完成的步驟，是先以黨建國，再以黨治國，這些話 總理在時，常常對我們同志講，尤其在民國八年以後，更加注意這種宣傳。

國民政府的經過與其將來

我們推 總理的意思，完成他的救國主義，就是要救治目前這一個民族民權民生都沒有立場的中國，這是我們應該抱的目的，應具有的決心。至於實行上何以定為以黨建國以黨治國？其意義究竟如何呢？我們只要看十三年 總理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中所有一篇極沉痛的演講就可知道了。他有幾句最嚴而最悲痛的語道：「以前領導中國革命的責任，都由我一個人去負荷，今後不應該如此了！現在我們的黨已經改組，黨員又已經深受訓練，大家都明白黨的意義，黨的作用與責任，以接要由個個黨員去負起救國建國治國的重任，以完成中國革命的事業了。」那次大會中 總理便提出組織國民政府的提案來，而且有一番很懇切的說明，說明成立政府的種種必要。同時他並且提出後來遺囑中所載的建國大綱諸大會批准。當時大會決議通過 總理所定的一切原則，使全黨對於這兩點先努力宣傳起來，等到相當的時期就組織政府，實行建國大綱。這是民國十三年第一次代表大會的情形。

我們再回溯到以前，在民國九年一月一日，廣州軍政府成立時， 總理就說過組織政

府的必要。當時非法的北京政府，本黨當然不承認，那麼，我們自己便不能沒有個政府，爲對內對外的地位。到了這年五月五日，總理便由非常國會選爲非常大總統，正式組織了政府，而且積極進行北伐。可是當時本黨中的叛徒陳炯明等一班人，總是反對總理，北伐的事業，也給他們鬧糟了甚至革命策源地的廣州，也給陳炯明蹂躪了一番，於是兩廣陷於極紛亂的狀態中。總理民國十二年回廣州，所以沒有再組織政府，而只以大元帥名義，支撐一切，就是因爲當時的軍事更比政治急切，對於叛將的肅清，是一件急不容緩的事，那時不暇組織政府。直到民國十三年代表大會中，總理才再有組織國民政府的議案提出。「國民政府」四個字，才出現於世界，而徑入革命史的紀錄中，建國大綱，也就正式與國人相見了。

後來總理北上逝世，兄弟便召集在廣州的担負政治責任的同志，到大本營來商量以後的辦法，是爲成立國民政府的動機；本來總理北行的時期，叫兄弟留守廣州，主治大本營一切事務，兄弟因爲當時的環境，在事實上無可推諉，才勉力負起這個責任；後來屢

國民政府的經過與其將來

接 總理病的消息，乃至病榻前的惡耗，兄弟便深覺黨政一切，斷斷不是兄弟以代理大元帥的名義所能辦下去的了。同時又覺得在這個時期，我們正應該完成 總理的遺志，正式組織起國民政府來，由全黨同志去負荷救國的大責任。所以在那次商會之中，多數主張決定組織國民政府。離開 總理逝世不到四個月，國民政府，便以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的決定，在四年前的今天，於廣州市公園內開成立大會而成立了。

那時廣東方面，東江已經平定，楊劉等叛將已經消滅，軍事早就沒有像 總理在世時那樣困難。[當時] 總理在十三年代表大會以來所提倡與指導，黨的能力，黨的精神，也比以前不同了。同志之中，都認識這個時候，非按照 總理的政策， 總理的主張，就國民政府這門組織，去切實施行不可，於是起府政府之下的各部一一成立起來，雖然組織上不能如現在的完備，但是大體推輪規模已經粗具了。當時因國民政府委員，也是十六人，此外又有監察委員會，相當於現在的監察院。國民政府之下，同時並組織了省政府，與廣州市政府，以確立行政系統。軍事則有軍事委員會與行政機關同受黨的指揮。自從我們在廣

東成立了國民政府以後，政治軍事，不久都有了顯著的進展，全國人民對於本黨的革命能力，也增加了信仰，而國際間也認識了中華民國並不是沒有真正的領導，他的復興的機會就要過着了，這是今天回想起來覺得極可慶祝的一件大事。

至於在國民政府的過去四年之中，這是以軍事上的成功為多。這種軍事的成功，完全是靠黨的領導而得的。這一點，同志們幸而不曾負 總理遺志。但是，黨能够領導出這樣軍事上的成功來，又全靠的甚麼？是靠他的本身又受着 總理精神的領導。在過去軍政時期中，我們從平東江，平楊劉，以至北伐勘定武漢，規畫江南，收復幽燕，完成統一，我們軍隊的一切物質，統統不上敵人的，而我們終能得到勝利，掃除革命的障礙，結束軍政時期，在物質以外，我們到底憑得了一種什麼東西呢？這是大家都明白的， 總理對於革命大業雖未信及身完成，雖未能繼續領導，可是他遺留下的主義與政策，就是遺留下他全部的精神，却永久不損不滅的。有這種精神，一直貫注在本黨每個革命事業的過程之中，徹頭徹尾，從沒有感覺不足的時候。如果以後全黨同志能繼續過去四年中的精神，不

斷地努力，始終不負總理的遺志，那我國的革命事業，最短期間定可完成。

不過國民政府以往的工作是破壞工作居多；我們敢說：在全部革命工作中，這是比較容易的一部分。至於以後，國政開始了；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已經根據總理遺教，定下一切政治建設的大方針了；最近二中全會，更根據大會的決議，詳細釐定，而且還附以期限！日前由中央政治會議移文到國民政府以後，政府已完全接受下這些使命了：責任的迫緊，既已到此，國民政府應該如何加倍的奮鬥，再去實行總理所訂的建設革命！政府斷不能因為時勢環境較為平穩，自家地位較為鞏固，而於不知不覺之中，有所懈怠去忽，或貪圖舒服逸豫，甚至以為六年的國政時期很長，凡事不用怎樣加緊，那就完全違反了革命的精髓了！凡屬「政府」，既是權勢威力之所積，最容易引誘或陷溺它的本身於腐敗，如果把一個至大至公的機關，維持在它的各個份子的私心上，那是最危險的！國民政府乃產生於革命的根源上的，當然會力矯此弊。不過大家更須明白：我們以往四年中，可算是專門去做破壞工作，而結果不過剪除了國內已成形的最大的幾個軍閥，掃去革命前途一種

最大的障礙而已。今後的訓政時期的時限，祇比過去的軍政時期多了兩年，表面上雖已是專門去做建設工作，而實在臨到建設時，一定還要過着大大小小，各種障礙的，一定還要隨時隨地隨事隨人，做種種大大小小的破壞的。可見今後的工作，是被壞與建設兼而行之，要比以前加倍的繁重，而時間僅不過較多二年，大家對於這幾年的光陰，還能有一分一秒的拋棄嗎？國民政府今後一定要不負總理在第一次代表大會時所給予我們的一條遺訓，就是「革命救國的責任，應由同志們分担」，然後才詎不負四萬萬同胞以及舉世各國的期望。政府今後要認清總理所謂「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的話，以及遺囑上所稱「最短期間，促其實現」等語。四年前蔣中正同志是軍事委員會的委員，在國民政府決定改全部軍隊為國民革命軍的時候，他曾說：「我們要在一年內統一兩廣，二年內統一中國」。當時廣州南路還未平靜，軍閥的反動，反時時畧逞，至於更大一點範圍，廣東的西面以外都是敵人，大家對於蔣同志的話，不免以為過於誇張，不切實際，那知後來他的話竟都應驗了。爲什麼呢？是因為他信仰主義極端相信本黨的主義一定會成功，又因自己是矢志實

國民政府的經過與其將來



行主義的人，所以自信力也很強；再將自己對於主義的這種信仰，對於自己的這種自信，傳播於同志同胞，於是發生極大的力量，而于最短期間，打破一切革命障礙，使他所說的話，與所成功的事的確附合了。政府同人，現在一定也要照蔣同志那樣信仰主義，堅定意志，由信仰與自信之中，生出一種力量來，並且推廣出去一定要於未來六年之中，完成調政，那麼結果的事實成功，也許會附合的。老實說：自從北伐完成以後，以及最近的未來，我們還談不到什麼建設；一切事情，祇在那裏整理而已。但在這種整理之中，我們遇到許多的障礙了。最顯著的，如編遣會議是下決心去整理軍隊的，而對建思想未脫的軍人，使甘心做軍閥而反叛起來。舉此一端，其他可想。以往如此，以後在準備各種建設之中，我們所遇到的各種奇奇怪怪，始料不及的障礙，正不知有多少！這是政府同人心上應當有一個總預料，而在進行計劃之中，應當有一個總預防。一方面我們將來所遇過的實際程度往往如此的低下，而一方面我們心中所有的 總理遺教，却又極高，對於極低的，固然只有一個打算去提高他，斷無遷就妥協之理；同時我們對於極高的目標，也只能有一個

志願，就是貫徹始終地達到它為止。以前許多同志，都以 總理的理想為太高，便把 總理的理論分做了純粹理論部分，與可以採行的部分，那是很錯誤的！國民政府今後也萬不可存這樣的心理。再則國民政府是在本黨領導之下的，本黨同志應該認清 總理遺教的程限，在那裏領導政府決定方針去做。黨既是政府的靈魂，政府的腦筋，要推動政府，便如機器中原動力輪馬這一樣，究竟 總理教本黨去做電力，還是汽力，還是人力，本黨先不可弄錯了，或慢了格，或慢了力，或失了時。本黨的原動，如果充分在相當時期以後，才能考核政府的成績如何。總理在時，有些同志，常生誤解，對於 總理的信仰，和對自己的自信力都極淡薄，每以 總理為高於黃河高峰之上，而自己妄自菲薄，不肯努力踏若 總理的腳步跟上去；以致國家一際十多年！現在 總理既逝，一切遺教完全確定，不容誰有誤解。如果本黨同志的心理，以後還是不免搖搖不定，那一定不能推動政府去做成一個實行三民主義的政府，實行五權憲法的政府。這一層，在今天慶祝國民政府成立典禮之中，大家應該各自提撕警覺的！

國民政府的經過與其將來

## 最近破壞的情形與今後建設的計劃

——在立法院演講——

各位同志：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後，懷抱封建割據思想的軍閥，先後在兩湖兩廣陝西河南等處作亂，因此這三個月中時局的轉變，非常劇烈，在政治上幾乎又回復到去年以前那種混亂的狀態，在人民方面，更引起莫大的恐怖，甚且以爲國家和平統一的基礎，終於不能鞏固，而革命的建設，很難有希望了。的確，這些叛逆者的反動，使中央在過去幾箇月中，只能忙於許多治標的工作，而耽誤了不少建設大計的推行，這一層不僅使全國同胞懷疑，缺望，便是本黨同志，中央同人，也覺得十二分的抱憾！

但是現在看來，兩湖道軍早告肅清，桂系在廣西的殘餘勢力，也不難在短時間內消滅；至於西北方面，據昨天上午的報告，馮玉祥已經赴圍百川同志之約，行抵運城，而且已一定準備出關了。如果他真有去國的誠意，履行以前的夙諾；那麼，西北問題，不久便可得到一個結束。誠然，這次政府的處置馮玉祥，未免過於寬大。不過我們所以無疑地如

最近破壞的情形與今後建設的計劃

此做去的，是在他張氏家無紀之中，寓一種振導和平的意思，使十餘年來，在流離顛沛之中人民，不至重罹兵劫，而且能及早完成革命的建設，以實現 總理的道志。關於這一番，我信賴黨的立場說，實在是甚於下列兩個重大的意義！

第一，「和平統一於中國」，是 總理畢生堅決的主張。 總理的致力革命，極沉毅勇敢，而 總理為人的性格，却又極寬恕仁厚。他秉持正義與公理中所應有的一種王道的精神，為他一切工作所動力。他的革命的出發點是博愛，在他一切措施上，處處顯出寬大的風度來。他陳炯明的叛道，不僅破壞了他數年護法和北伐的工作成績，並且幾乎傷害了他的性命。對於這種叛徒，在常人一定覺得是不共戴天的了，而 總理却說：「如果陳炯明肯真實悔過，我一定可以赦免他」。當曹吳被推倒以後， 總理忽然放下他辛苦經營了幾年的西南，單臨北上，為的什麼？他說：「我這次到北京，是以極誠懇的意思，去和全國人民謀和平統一」。他對於自己所辛苦經營的地方，他絕不認為個人勢力的根據，對於自己所認為和平統一的問題，却又絲毫不肯疏忽放過。 總理如此的懷抱，如此的精神，

是何等深遠而偉大！我們同志既以繼承總理遺志，實現總理遺教自矢，就應該以總理的意志為黨的意志，以總理的行動為黨的行動。我們處置馮玉祥的寬大，就是根據總理的這一種仁慈博大的懷抱與精神。

第二，本黨的唯一任務，在醫治這癩痲滿目的民族，充實這殘破空虛的中國，使它日趨健全強盛，成為民有民治民享的新國家。我們的一切，在為整個的國家民族謀幸福，以安定社會的生活，保障人羣的生存。因此，本黨的措施，處處要以民意為依歸。照目前的情形，人民唯一的希望，在求切身痛苦的解除，和最低生活的安定。所以使人民得樂生，肯向上，就是實施政的先決條件。固然我國人民的缺乏政治意識，是不可諱的事實，然而十餘年禍亂相尋，一切物質環境的貧乏和窮迫，使他們再沒有功夫來理會到政治，也是實情。孟子所謂「救死惟恐不暇」，還有什麼心思去理事呢？現在尤其是西北的人民，在多年兵燹匪患之後，緊接着水旱飢荒，痛苦之深，早達極點！那裏還担得起地方上又有戰事？如果馮玉祥真能覺悟，解釋兵禍，那麼，政府又何忍以他一人已往之非，而一定與兵討

最近破產的情形與今後建設的計劃

三

伐却斷絕了西北數千萬人民不絕如縷的生路呢？我們這次以寬大處置馮玉祥，也是根於人民最低的生活要求，與必須和平的殷望。

我們從上述的事件中，另外可以得到一個教訓：我們每逢遇到實行建設，或推行一種重要的政策時，往往不能很順利的進行。一方面固然由於民族所有的懶於前進的惰性，阻礙了新計劃的設施；一方面也由於國民心中多少都有些個人主義的作祟，大家都想消滅或反抗一切不利於自己私人的行動。前一層現在姑置不論，單說後一層。新軍閥的叛變，不用說是很明顯的由於中央將要實行編遣會議的議決案。他們深知這種議決案如果實行，真的依照 總理的主張，將武力屬於人民，他們私人的勢力便立刻消失，無以逞其霸佔地盤挾制中央的慾望了。這種人的頭腦，本是舊軍閥的頭腦，所用的手段，也終於脫不了軍閥的手段。他們一直六親不認的封建思想，在今日仍作帝王稱霸的打算，他們的行動，自然要走上反革命的道路，而國家的建設，就此被他們障礙住了。我們以後如果要國家的建設早日成功，再不受挫折，必須趁早努力剷除國民心中的個人主義，而代以民族主義，使

大家了解個人真正的存在，必有賴於國家的保護，民族的共存，大家必須犧牲個人的部分；以成就民族與國家，建設國家，原是爲的全國國民，少不了國民中各個份子；但絕不容各個份子的單獨伸張，而阻撓國家的建設，這種宣傳工作，是我們在建國之始，第一應該注意的。

說到宣傳主義改造思想，當然是極要緊的事，總理生平四十年的革命工作中曾有一大部分是對於主義的宣傳。他曾教訓過我們，「革命的方法，有軍事的新門，有宣傳的新門，宣傳的新門，是改變不真的社會，感化人羣，我們去消滅那一般軍隊，固然很重要，但是改造國家，還要根本上自人民的心理改造起，所以感化人羣的新門更是重要」的確，我們看已往的事實，無一件不可以爲「總理這條遺訓作證的，普通蒙昧無知的人民，感不到革命的需要，固然有待於黨員同志的振導，便是在一般待命工作之中，我們決必要推行什麼事情，也必須先有儘量的宣傳，才能獲得充分的效果，三個月以來，軍閥的反動，一起再起，何以我們便不能在事前用宣傳感化的力量去消弭掉它呢？當真軍閥是必須「同共」

最近破壞的情形與今後建設的計劃

五



，而不能化除的嗎？日本在沒有維新之前，幕府的勢力無異於我國唐代的藩鎮，以及民國十幾年以來的軍閥。他們的所謂「王室」——中央政府，純粹在幕府支配之下，絲毫沒有自主的力量，但自經一班志士和青年的武士們打起尊王攘夷的旗號，去反對幕府，長門薩摩兩藩便首先出來作有力的援助，於是德川慶喜便辭去大將軍職，而根深蒂固的日本幕府，終於坍塌了，他們由「尊王攘夷」的旗幟進而更爲「開國維新」的標語，便造成了日本今日強盛的基礎，這兩種思想，在他們當時原祇所謂志士才有，但因為要推翻幕府，便不能不急將這些思想盡力宣傳，深入一般的人心。他們如此一做，幕府果然就不待武力而解決了，這裏表現了宣傳的何等的作用呢！我們今後如要國內軍閥根本消滅，和革命建設順利進行，也必須首先盡力於此。

總理十三年北上宣言中說，「北伐之目的，不僅在覆滅曹吳，尤在曹吳覆滅之後，永無同樣繼起之人。……蓋必如是然後國民黨革命之大業乃得因障礙已經掃除之故而活潑進行」。但是事實上曹吳覆滅之後，依然有不少曹吳繼續發生，究竟盡結何在呢，原來凡百

不良的制度，必在社會中先有它發生的可能，然後它才得形成而確立，而至於不可搖撼。革命的事業，就在破壞這些向來不可搖撼的不良制度，使它再沒有復生的可能，然後再澈底造出良的來代替它，總理明明說過：「推倒軍閥，尤在推倒軍閥所賴以生存之帝國主義」。軍閥是不良的制度，帝國主義就是這種制度發生的可能之所在。除掉帝國主義以外，國內民智的低落，社會的腐敗，也是發生軍閥的一種可能，當辛亥革命成功以後，深淵專制的政府自然是推翻了，但政治上社會上一切舊的腐的制度，依然未改，種種建設大計因此終不得行，而袁世凱馮國璋乃至張作霖，一班暴戾恣睢，無惡不作的人，反而逐個壓逼出來了。那些最近新軍閥的叛亂，其空未曾破壞淨盡的腐舊制度之中的產物，當然無可避藏了，他們的叛亂，誠然志為國很大的損失，但同時也是黨國最近必要的一個莫大的警戒，大家由此應該有一種莫大的覺悟，覺悟到我們今後努力的途徑到底是什麼。

我們再看世界各國中，那一國沒有軍事領袖，他們可曾個個形成軍閥沒有呢？何以中國的軍事領袖，動輒變成軍閥，而且總弄得毫無自存的能力，終非覆滅不可？這一片是很

最近被壓迫的情形與今後建設的計劃

做我們思考的，歐戰的時候，帶兵最力的莫過於法國的福煦了。他當時統領協約國的軍隊，討德作戰，暗鳴叱咤，風雲變色，如果他要帶軍閥，乘戰勝之威，縱不雄霸全歐，至少法國是應該給他橫行的了。可是戰事告終，他便退為平民，與世無爭，與人無忤，法國並沒有因他的發生像中國向來所有軍閥橫暴的可怕情形，這是什麼道理呢？老實說：就是由於法國在政治上，外無帝國主義者的暗中操縱，內無國民黨頑愚魯的可以使人玩弄，國家社會的一切設施上，早就沒有發生軍閥的可能性了。帶兵的人縱然要把持軍權而自恣，誰也不答應他，他終於無可為計，我們現在雖以黨的力量撲滅了新軍閥，我們便該不斷地去搜索國家社會間的種種弱點，足以再醞釀成新軍閥的弱點，趕緊加入撲滅，庶幾我們鈞軍閥史到以往的一頁戛然而止以後更無繼續的下文。不然，我們以後如果仍舊坐待軍閥已經發生再去撲滅，平時仍不知所以消弭預防，那麼中國民族的力量將永遠消費於撲滅軍閥一事上，還能有餘力建設什麼國家，完成什麼革命嗎？第二次中央全體會議所決定的一切方案，就是這種消弭與預防的工作的，大家不可不知。

這一次許多決議案中，可以分爲四個部分：第一是屬於整理黨務的，第二是屬於革新政治的，第三是屬於編遣軍事的，第四是確定建設計劃的。所謂建設，確有另成一個部分的可能，然而全都決議案的精神，實在都以建設爲中心；其中最值得我們注意的，第一是關於期限的規定，第二是地方自治的推行，外間有許多人不明瞭本黨訓練的意義，以爲到底是有期限的呢？還是永遠的呢？如果永遠無限制的下去，那一來本黨既無異於蘇俄的鮑爾希維克，和意大利的法西斯黨了，但是總理明明告訴我們：「訓練時期本黨唯一的職責在指導人民，從事於革命建設之進行，；；努力於除舊布新，以深植人民權力之基本，到一切工作完成之後，人民可本其地方上之政治訓練，以與聞國政了，那便是訓練完成而憲政開始的時期了」。現在我們已確定訓練期限爲六年，這原是總理的主張，我們並且把訓練時期的一切工作，都附以年限的規定，以督促全黨去積極進行，如此一方面固然充分表示了本黨天下爲公的精神，以祛除一般不明本黨主義不認識本黨者的惶惑，同時更顯示本黨同志以有程序的重大工作，使得大家努力奉行，而不稍怠緩，這是我們應該注意的第三

最近破壞的情形與今後建設的計劃

一點。

第二，實行地方自治的重要，兄弟已經屢次講過，總理的建國大綱裏是以完成地方自治為訓政時期一切工作的中心。他在自序中說，「以縣為自治之單位，……然後擴而充之，以及於省，如是則所謂自治，始為真正之人民自治」地方自治的完成，便是訓政工作的完成，同時也就是憲政的開始，現在要在這六年短短的時期中，做成這樣一件大事，我們應如何的加倍努力才是，如果把這些日子又白白放過了，而仍然無所成就，那麼，中國的前途，真不堪設想了，講到中國的地方自治，本來是一件破天荒，然而既是一個國家終得有許多地方上的事情，須地方上人自己去辦的。既然國家顧不到此，不領導人民去做，人民只好自己起來想法了。但無人民本身，實在力量不夠，於是地方上的事，就畸形的發展到土劣手上去了。廣東人常常這樣說：「有事去找紳士，沒有紳士便找秀才，沒有秀才便找業董師，如果連業董師也沒有，就找箇茅山道士」，於此可見人民確有許多事情不願官吏去做，而又不能自做的，然後才很迫切地找到土劣，而土劣就此橫暴起來。於此又可見

士劣這種人物，並不是憑空來的在以前地方上自有產生他們的可能與必要。

從我國歷史上看來，秦漢以後，地方的區域差不多都很大，中央統一的制度又不精密，雖然有個皇帝，做天下的主，但是皇帝並沒有什麼真正統一天下的能力。漢人傾向黃老，曹操忠告惠帝的惟一格言，是不擾市獄，陳平不管歲計與天下斷獄幾何；丙吉不問殺人而問牛喘；漢之所以如此，固然是懲秦代過於干涉地方引起人民反響的流弊，但也因為他們以清靜無爲爲高，凡事要省麻煩，而所謂「黃老之治」風靡了一時，什麼「黃老之治」，就是讓人民自生自滅，政府什麼都不管罷了。漢以前，在周朝時，本來有一種地方制度，雖不完善，但那時地方的區劃多而且小，結果還不至如何不好。到了漢以後的晉魏，却完全談不到什麼地方制度了。再下面唐宋也是如此。至於當中六朝的政治，越發糟不可言。我們可以說：那時的政治，完全是土豪劣紳的政治。當時承魏晉之後，有所謂九品中正的制度；獲成了地方上的特權階級。這種人之中，固然也有好人，可是就一般來說，是很相當於現在所謂劣紳的。至於劉裕蕭道成之流，其行徑更和土豪何異，當時的南方風氣比較北

最近破壞的情形與今後建設的計劃

方文雅些，所謂六朝金粉的氣味，是比較腐化多些，至於北方，土豪劣紳，既來得兇狠，還帶有異族野蠻的血，獸性靈露。高歡高洋這班東西，還不就是現在的張宗昌之流亞嗎？所以這個時候的中國，簡直無政治可言，直到唐朝才好些。唐朝固然以武力統一了全國，而厲行起科舉的制度來，暗中也是破除土豪劣紳的一法，唐太宗專制的精神，雖乎令人不滿，但是他能打殺人才上爲門戶標準，消滅了門第閥閱的世界，這是當時政治上一個很大的改革，固然他的得意之處，是在「天下英雄皆入彀中矣」但是從那時起，以後普通人民都將平等參與國家人才的考試，都有執掌政權的機會，却是不可埋沒的一點。

從前那科舉的考試制度，作用很大。第一就是使大家都得到同等機會之千載，打破貴族階級包攬政治的惡制度。後來到了明朝清朝，科舉的方法越趨越壞，但是無論如何，都要好過魏晉時代一種專靠結綽權要，講論門第家世，而求進的情形。在那種科舉之中，畢竟還能顯出些民主的精神來，又如唐的取士，頗側重在詩賦方面。我們試想：詩賦算什麼東西，由這些方面，可以選出真才來嗎？但是事實上從科舉中所得的人才之多，歷代竟

莫過於唐，豈不奇怪嗎？不過就他們由考試所取得的人才看來，統統祇顧到政治的中上層所需的，至於下層所需的，和整個國家該怎樣才是設得好，他們向來是馬馬虎虎，不大理會了。至於人民方面，許多切身的事，自己也不會打算，政府既不管他們，他們確也無從打算起，至於一到政治上層的人，往往深信黃老之說，於是什麼都完了，黃老之說，厲害得很！它所標榜的「無爲」，一方面投合官吏少與人民接觸，但求穩固自己地位的心理，一方面又極合民族「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惰性，國家民族的文化，就此進步緩慢了。當時做官的只替皇帝向人民要錢糧，錢糧不完，就要打屁股，除此以外，便什麼都不問，一切讓人民自生自滅了。這樣的政治，實在是變相的愚民政治，正和現在俄國的情形相仿。俄國共產黨祇准爲領袖者研究學問，而不許一般人有知識，祇教導他們去鬥爭奪取，占領支配而已。這和我國以前不許人民積極注意政治，而用些詩經經義來磨折了他們一生的精力，不是一樣用心嗎？

至於今後，在本黨統治以下的中國，就不然了，我們是遵照 總理的主義，去建一個最近破壞的情形與今後建設的計劃



徹底民主的國家，當然要和從前專制的，以及現在一般假民主，或半民主的情形不同，要民主徹底，非好好地方自治不可，地方自治乃人民的一種根本組織，總理在民權主義中，開首就說：『有團體有組織的衆人才算是民』，這裏所謂組織。是一種根本組織，就是地方自治，民族是由人民合成的，如果是無組織的衆人，斷不能實現民族主義，老實說，那和人民在世界上假無以自存，我們敢說：實行地方自治正所以實行民族主義，那是我們民族永遠圖存的一條必經的道路，而同時是民主主義民主主義建設的基礎，總理給我們的教訓：『要把地方自治確立了，才是建國，建國好了，才是訓政完成』是一點都不錯的，現在訓政期限既經定為六年，在這六年期間，我們當然要用全副精神來努力，尤要以大部分的精神來辦理地方自治，然後才合於 總理的遺教，才是遵照的建國方針，才是實現民族、民權民生的真正方法。假使這一步工作做不起來，國全人民好像撒沙一般，不能團結，沒有組織，那就一定沒有力量，又如何談到什麼徹底的民主呢。

我們上面是從軍閥說起的，卽就劉陳軍閥根株一層而論，軍閥的形成，一定是有一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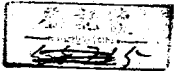
聽他支配宰割的地盤，假使地方自治成功，人民有團體，有組織，有力量，連土匪都無所棲身，何況軍閥，軍閥畢竟是在政治系統之中的人，到了那時，如果隨便動一動，人民是整個的，地方是堅實的，馬上可以裁制他。他還能藉槍桿子來壓迫人民與地方麼？總理主張以縣為自治的單位，所謂省祇是中央和縣之間的水轉運氣的區分而已。中央不必一概集權，省簡直更無權可集，許多的權，祇是應該在地方的。我國現在最大的毛病，祇看見省而不看見國，也不看見地方，對於省如果做得過分，上便沒有了中央，下便沒有了地方，而土豪劣紳他可以盡量作惡，許多割據省分為地盤的軍閥也就此產生了。所以地方自治也是排除軍閥的一帖極好的良劑，我們如果是有心消滅軍閥的種子的，對於地方自治更不容一毫忽畧。

訓政時期的一切工作，總理在建國大綱中，已經很明白的規定了，但是這些祇是根本的原則，其條理節目的編訂責任，統統在我們立法院同人的身上，我們要切實負荷起這重責任來，一心一意的推行，以早日完成國家根本的建設。

最近被接的情形與今後建設的計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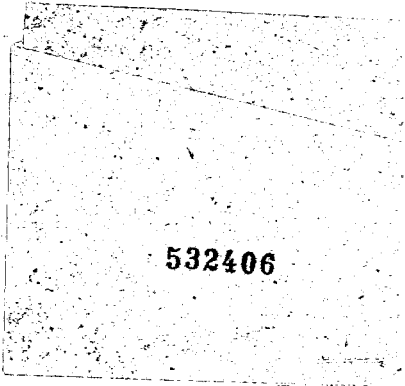
5773

福建



532406

最近破壞的情形與今後建設的計劃



532406

十六

福建省圖書館藏書

1884  
120

